

國粹叢書第一集

上



呂用晦文集

國學保存會刊行

前
22
十三
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632B

呂用晦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張考夫書

復張考夫書二首

與錢湘靈書

復高彙旃書

答某書

答潘用微書

與施愚山書三首

答吳雨若書二首

與葉靜遠書三首

答張菊人書

答戴楓仲書

復黃九煙書

答陸冰修書

卷之二

書

與高且中書二首

與黃太沖書二首

復姜汝高書

復裁之兄書

與魏方公書二首

與萬祖繩書二首

復高君鴻書

答徐瑞生書

答徐邈思書

與范道願書

與錢孝直書

與吳容大書

答潘美巖書

答某書

復王山史書

答趙湛卿書

答許力臣書

答某書

卷之三

書

答李萊馭書

呂

用

梅文集

目錄

二

國學保存會

與沈靜辰書

復翁衛公書

與黃俞邵書

與周龍客書

與周雪客書二首

與徐州來書二首

與徐子貫書

與陳柳津書

與陳簡齋書

與陳執齋書二首

答陳受成書

與吳孟舉書七首

與董方白書

與某書二首

與董雨舟書二首

卷之四

書

與徐方虎書二首

答韓希一書

與張午祁書

與何商隱書

復苗采山劉素冶書

與朱望子書二首

與董方白書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答柯寓匏曹彛士書

答柯寓匏書三首

與吳玉章書三首

與陳大始書

與董載臣書

答祝兼山書

與馬錢侯書

與仰問渡書

卷之五

序 論文

周易口義後序

西法歷志序

文雅社約序

古處齋集序

櫟園焚餘序

尋暢樓詩稿序

秋崖族兄六十壽序

東臯遺選序

今集附舊序

庚子程墨序

五科程墨序

戊戌房書序

選大題序

東臯遺選前集論文一則

東臯遺選今集論文三則

程墨觀略論文三則

卷之六

論辨記 題跋

賈誼論

元祐三黨論

答谷宗師論歷志

辨經宿 辨黃道極
辨七政 辨分野

辨瑞星
辨象占

友硯堂記

八角研 紅雲研
眉槽小研 卣研

鳳池研
山高月小研

題錢湘靈和陶詩

題高虞尊畫像贊

自題僧裝像贊

書舊本朱子語類

書大學切記錄卷首

識碧山學士傳稿後

跋八哀詩歷後

書西樵兄遺命後

卷之七

墓誌銘 祭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銘

孫子度墓誌銘

從子進忠墓誌銘

從子履忠壙誌

從子愚忠壙誌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從孫琦墓誌銘

哭自牧文

祭錢子與文

祭董雨舟文

哭阿慧文

卷之八

雜著

賑飢十二善

楛華閣齋規

力行堂文約

賣藝文

反賣藝文

丘震生筆說

客坐私告

壬子除夕示訓

甲寅鄉居偶書

戊午一日示諸子

癸亥初夏書風雨菴

遺令

附錄

行略

右 曾大父晚村先生古文如千首係 王父冰蘧先生手輯距今三十餘年矣
憶丁酉歲爲景於舊篋中檢得什襲珍秘不輕以示人近日白門刊本係桐城孫
舫山所編惜彼時未見全集惟據傳本授梓雖考訂精核而掛漏尙多懼夫世之
學者以爲先人之集祇如此不無遺憾甲辰秋杪龍山沈椒園偶過南陽村舍因
出藏本相示沈子矍然起曰先生之書衣被天下海內之士終以不得見全集爲
憾子寧能以舉世之所慕而爲一家之寶乎爲景應之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
將以有待也小子何知乃敢妄爲流播沈子曰不然道之易晦而難明也久矣朱
陸異同之辨幾如築室道傍迄無定論先生憫焉于是大聲疾呼慨然以斯道爲

已任是非邪正一以朱子爲歸今之學者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矣是編所載豈特昌黎之原道廬陵之本論哉先生之精蘊具見于斯學先生而因以學朱子者此卽紫陽一瓣香矣其可以終秘也邪用是不憚愚蠢遂與椒園互相商訂釐爲八卷並附行略一帙于後而記其梗槩如此或以是書之刻爲繼 先王父未成之志則小子何敢曾孫爲景謹識

雍正乙巳長至後五日

呂用晦文集卷一

書

與張考夫書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耳。凡。某。之。區。區。固。不。僅。爲。兒。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幢。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亦。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義。理。者。耶。某。竊。不。揣。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實。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

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愜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忽然度賢者於去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潔己以待將來而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與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經傳通解十四冊已收領訖所言苕中善本可得借抄否并望留神餘不一一。

復張考夫書

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復晤寅旭謂尊駕不日過齋因爲脩整破榻灑掃以待者浹旬矣而竟不見杖履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區區來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台慮之所及者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爲己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館不則寧枯槁楊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徬徨

回惑而不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後。其所至止。君公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蓋其語嘿風流。皆足以廉頑立懦。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事爲歎。然則又妄揣以爲與伊川別事。做不得。惟有輯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隱兄舉此奉商。亦惟先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生辱教。何必著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先生向時以爲有可就之義。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意年來舉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繹改。深知其不可與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失人失言。斯其所謂非義者。是亦教誨之苦心乎。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也。某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澌滅。庶可不棄絕之耳。韓持國之治室脩窗。陳同甫之柑梨歲禮。雖老而不學。議論狂頗。而不終擯于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實。不可信于後世。經變亂。刪脩盡非事實。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但錄其一言一行耳。卽朱子前集亦首列。

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人。律。之。理。義。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載。之。皆。當。嚴。核。於。此。似。可。以。不。論。卽。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也。然。卽。淵。源。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掞。之。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術。不。正。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後。來。狼。狽。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論。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薛。文。清。一。人。然。其。言。醇。正。而。行。亦。有。疎。略。者。將。母。本。朝。無。足。存。者。乎。至。於。節。義。循。良。文。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書。之。體。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之。旨。文。獻。無。徵。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略。以。俟。後。之。學。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纂。脩。徵。羅。宇。內。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人。心。同。志。商。確。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徇。外。爲。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

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韶光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卽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鄙私頑黷，惟先生其終教之。葬分八錢附上，便聞。幸致朱兄，此事孟浪，妻弟竟不料理。將來某只得自爲荒蕪用耳。宗首處望先爲一一致明，竚望南臨，以盡請益。

復張考夫書

別後輯略及延平答問二書俱繕寫訖，刻工歲前無暇，尙未上板。淵源錄領到卽抄矣。近思錄雖有二本，俱未盡善。專望藏本是正。聲始姊丈有一本，自稱勝坊刻，不知果否。云尙在几案，幸并示之。來書所云學術不端，此大非細故。竊謂流俗陷溺之禍，小邪說亂真之害，大哆口論學，便以排詆先儒爲事。此的的呵佛罵祖心，傳就其議論躬行，截然兩橛。如前數書且鄙爲老生常談矣。某之不憚固陋，欲繕刻諸書，正如尊教數年以來，神馳函丈，正謂世教日敝，學統幾絕，巍然楷模，惟先生而已。某於此事頗思究竟，願得晨夕以承教益，其所依望者甚鉅甚切，固不第爲兒子輩也。澱湖之約，固知終踐。

但聞後歲則已過其期矣。故敢請耳。惟望不鄙棄而許之。幸甚幸甚。垂諭教子之道。敬佩格言。弟目前恆志者少。且冬春多事。明歲頗艱於力。戊申奉攀。又多一番周旋。故竟虛席以待伊洛之臨講矣。汝典兄曾一面。卽嘆其和粹真篤。近日少見。佩蔥兄雖未晤。尊鑒必不爽。當謹識之。商隱子高兩兄幸爲道意。且中兄已東還矣。儀禮經傳通解所闕數卷。冬底可得借抄否。冗次率復不備。

與錢湘靈書別號圓沙

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於先生至矣。癸丑冬。刺船毘陵。奉訪不遇。歸來怏怏若失。及先生主講舊京。而弟又年來病廢。不能千里命駕。相慕如吾兩人。慳於一面如此。真可怪也。然吾輩投契。本不在形骸。雖千載上下。固當几席遇之。况生同居近。筆札可通。造物卽狡獪。不能禁吾神思不相接也。伏讀教言及見懷之作。情深氣盛。骨峻神清。彷彿與子瞻山谷挑燈夜對。歎息希觀之才。視目前紛紛名碩。真不堪奴僮耳。然又竊意詩文。卽壓倒古人不足盡。先生地界向上。更有事在。先生曩落塵網。固無可言者。今幸已灑然矣。顧視宇宙。至寶棄置。籬壁間無人掇拾。具眼有力者。亦復漫然過之。反皇皇

於瓦礫。查礦。求零星之獲。無乃犯孟氏不盡才之訶邪。又思先生篤學嗜古。於此必久矣。深造自得。有非淺陋所知測耳。狂言正欲盡發所藏。不僅博夜窗一軒渠也。便間望不悵。一傾。願辱教之。明年設帳何地。乞詳示。以便郵寄。弟比爲了知言集。先刻諸大家專稿。惟唐荆川先生未得全本。先生久處毘陵。必熟習其子孫故舊。能爲弟一蒐索否。天蓋樓拙選。日下亦將增定全集。尊稿乞更惠一本。若得近作未刻者。以懸式天下。令聽塗毒鼓而死。歟。返魂香而生。總在掌握間。亦大快事也。新刻全稿一册。奉爲消寒破睡之具。稚子行遽。欲言一時收拾不上。且俟再報耳。

復高彙旃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裏。奏。廓。清。之。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閑。之。於。前。今。又。得。先。生。淵。源。雒。閩。承。之。於。後。自。學。來。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庭。授。受。之。樂。且。論。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劇。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兆。已。見。實。天。下。

後世之福。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禁魂夢之飛越也。某荒陬腐子。少失怙恃。顛危廢學。頽墮無成。徒以口耳之末。騰虛聲於汙俗。致驚人宗。迺屈慮枉詞。下先村僻。又頌以大刻。教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某之所敢當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嘆先生嘉惠。扶進之心。何如是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維其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實。前近世闡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谿之上。金谿之謬得朱子之辭。關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思而讀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辱身枉已。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爲非。此義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僇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失。贏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罪。烈於金谿。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爲法。今日關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眞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貴。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密。今示

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
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亘。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
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率。臆。妄。議。自。知。麤。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
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七。種。呈。覽。其。論。孟。精。義。儀。禮。經。傳。通。解。正。
在。繕。寫。以。力。艱。未。能。速。成。尙。遲。異。日。虹。玉。兄。歸。途。取。道。錢。江。矣。其。篤。志。好。學。敏。銳。而。端。
醇。目。中。豈。覩。又。足。窺。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茲。以。敝。門。人。董。生。便。道。謹。令。肅。謁。率。泐。
附。候。陰。令。凝。寒。初。陽。潛。復。伏。惟。爲。道。愛。護。以。副。遠。望。不。宣。再。拜。

某按沈龍江文雅社約書割一條云。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
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其言甚當。承先生賜帖。亦似過隆。今後願先生一。
槩書割。止用白簡。或雙幅。或單帖。以存示儉。示禮之意。未知是否。何如。某又拜言。

答某書

茅齋晤對。未盡萬一。贈言在耳。至今如雷。此刻得十月廿八日書。千里之外。經年之別。
諄諄不忘。以良規相勗。何見愛之至斯也。感激感激。弟本庸人。未嘗學問。丙午所爲。亦

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未免稱許過當。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慙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慎。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感謝感謝。自別後醫藥之事。凡外間見招者。一切謝却。已一年矣。只知交及里中見過有不能辭者。間一應之初。亦未嘗計及醫品損益。但於斯有未能自信處。恐致誤人。以此謝却耳。不意其已有合于良箴也。今歲屈致考夫兄在舍。求其指教。冀於身心間稍得收拾。未知有受益之地否耳。張佩璉已會過。有志之士也。朱韞斯曹射侯兄弟祝兼山俱安好。中庸輯略已成。書延平答問刻及其半。近思錄尙未上版。俟刷印時自當寄覽。雲士處五書當卽致去。寄信客此刻卽行。倉遽草草不備。

答潘用微書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聞也。朱子所謂使人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睡而

棄之者幾希。吾友道原稱足下清操篤志。以道自任。則必學務爲己。其於取友輔仁。不啻詳且嚴矣。過聽人言。辱以長書下問。以先賢不可得聞之言質之。未嘗有聞之庸人。此則足下之失人失言。亦非某之所冒昧敢當也。足下書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信耳。孔孟果篤信。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旨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曾有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卽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卽老莊。二公亦未肯心服在。無怪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覆玩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糾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應君從未識其人。書中謂其有論宋賢性卽理之非。則知其人亦未盡人言而

輕於立說者。或者其所辨論。足以超越前古。庶幾與足下鼓吹。有運斤投芥之合乎。來書已轉托友人。識其人者。遞去。得其報當奉寄也。吾友道原云。足下曾熟張考夫兄。某之畏友。只考夫而已。然其人亦篤信程朱者。足下若謂直接孔孟。鄙棄一切。則當自有同志。倘欲從程朱以得孔孟。則盍不就考夫質證之乎。道原兄行促。適患齒痛。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覆。高明以爲如何。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手書。兼荷綠雪青螺之惠。秀色青芬。充溢村屋。恍如敬亭見君子也。爨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臨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往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游。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跼伏荒陬。日趨尠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憊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陽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

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日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爲學。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鷓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幸甚。比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爲聲氣淵源。遺文必多。望爲某一訪購羅致。感何如之。爨公爲寫知言集。未得卽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望先時料理成帙。渠到便於卒業也。尊文領讀。猶恨其少。小題湖筆草率伴緘。疢瘦作惡。不能握管。口授兒子奉候。不恭。

與施愚山書

瀕行。走別寓齋。不值。卽以尊稿致許兄。次日早發。遂不能再詣。至今惘然。倅僮中草草。

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堂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境界。不知復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而且咨嗟太息。以直諒下責於村子。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不仰承尊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聲調。爲格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以此數者論先生之詩。所謂子女玉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而何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量工拙。未必盡讓子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得此義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步。然所謂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脫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陵陽。虞道園矣。講學能駕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得毋尙有欲然於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耳。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視郝。虞。吳。許。直不屑點。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駕數子者。無論。是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

之總只在彼圈。積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寶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褊心迂俗。轉喉觸諱。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覩聞無非詫異。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駸駸見逼矣。目下決計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非所能絕。人逃世從。茲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闕周旋矣。先生倘不鄙其迂隘。有取乎論詩之義。則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次韻得一首。錄正外。所委已修改如法。并摹印二百冊。附爨公馳上。雲泥睽隔。臨書依戀。

與施愚山書

歲杪拜書。卽匿影南村。腐儒過計。謂人心惡薄。日甚。卽殺運所開。聊避睹聞。竊恐不免入春以來。風雨飄忽。草木時驚。竄息中言念高賢。渺焉天末。未嘗不搔首瞻懷也。爨公來得詳近履。捧誦手教。如接徽音。世事紛紜。至斯文危微絕續之會。先生幸脫塵鞅。亟以大擔壓肩興起來者。任不小小。却於分內。亦只有此事合作。懸知灑然一切墮地之甌。正不足當知道者之回顧沾滯矣。尊著領讀。理法兼至。眞大雅之作。卽入集以惠後

學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人於事理文字俱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握粟。尙可言忠孝。況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咏見贈詩。風力又別具一格。鍾司徒書法。種種巧妙。總是熟中生耳。妄次三律。用志懷企。非敢以巴里和春雪也。又承葛香之惠。厚意篤摯。令人不敢辭。謹拜珍賜。至謝至謝。宣箋珀杯。聊以伴緘。非以云報。祈一笑置之。吳雨若兄未通賤名。不敢冒未同之愆。先生稱其行高學正。定非虛語。煩致嚮往之私。俟異日相見求教耳。爨公因尊稿未竣。匆遽西來。附此率率。不盡欲語。

答吳雨若書號晴岩宣城人

曩者得聞先生文行之高於施先生。久矣。心企之。甲寅湯生來。辱先以手教。示以著作。開函發。不可繇。邇靜定披。諷皆衷正道。距邪說。犯天下之忌。嫉而不顧。文之奇。瑋又足以達之。無論近世。陷溺講師。雖前輩諸君子之救正。亦少此明辨也。先生又以某之荒言。時有近於指趨。欲引而寘之。同聲之應。自顧闇鄙。何足以承此。然不敢不自幸。且奮也。路長勢阻。奉報無郵。湯生昨歸。又相失。不得附書。先生乃不棄。復賜不倦之誨。循

省稽。誓益滋惶悚。竊謂聖人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澌滅也。今日疑果澌滅矣。忽於澌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卽所爲澌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亟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己耳。故得彼之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眞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於彼說之非。旣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矣。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眉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彙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寄街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尙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尙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

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己。一開斯域焉。度其人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舶賈泛大海。遇颶濤。群以盤針致戒於舵師。非其技嫻於舵師也。衆賈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家刻朱子遺書一冊奉覽。無緣面承教誨。惟冀以時爲道加重。不宣。

答吳疇巖書

某頃首。敬復疇巖先生吳道兄足下。兩辱手書。賜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覲面求益。然循省惓惓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以共論者。今茲專示旨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忝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平生無他識。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

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虧。真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闡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謂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闡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卽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况某邨野廢人。久無塲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闡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十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及南宋諸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繇孟子也。而得尊信

孟子以及孔子者繇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母亦猶是。而且關王學爲內篡。告子爲內畔。佛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篡歟。內畔歟。外寇歟。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譟斥守仁。是猶吳魏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服矣。况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同耳。繇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生也。繇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繇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摩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畔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不必不畔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

爲同。而其賓賓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卽以爲畔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迴出。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證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悚息之深。伏冀垂察。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兩接手書。皆發蒙鞭駑之言。千里勤渠。期責深至。顧某何人。足以當此。又復何幸而能得此也。三復永佩。敬謝敬謝。某頽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樸檉塵埃。有消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遠離之日多。親炙之時少。今年又得渝安寅旭佩璉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合并之緣。從來希覲。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卽容貌詞氣間。固是一麓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求益者。亦徒以名而已矣。不敏不勇不虛受。又孰有甚於此。臣猶知之。而況於君耶。今思刻意擗墨。守閩洛之書。不欲爲顛預謬悠之見。不敢爲主張調劑之言。卑之無高翼。有稍進。庶幾不負楷模。劇切與千里提撕至意乎。然臣糝銷亡。退就頑懦。不知終能收拾否也。朱子遺書四種先完。正在刷印。恨信行促迫。未及待成。俟後再寄便。

呈可耳。何時快晤。以承教言。冗次率復。不備萬一。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自變動以來。貴里尤爲雲擾之地。未嘗不念及道翁不知潛止何所。接教審已越在近地。喜可知也。弟自前歲冬卽移居村莊。比亦患瘡疥。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夫沈石長張佩璫於去年相繼厭世。敝鄉同志。一時畧盡。厯存者何商隱凌淪安而已。兩公皆未有後人。商隱近復受小人之侮。坐訟未已。不知天道何故。看此火色。殊未是陰消陽長之幾。如何如何。尊札中施孫二姓。從未識其人。豈非敝郡講學之徒乎。若然。則邪妄人耳。乃與張何雜稱之。甚失其倫。不可不辨也。中秋後候尊駕之來。以罄縷縷。敝居在南門外黑板橋。問呂家東莊卽得手不能書。口授兒子。不一。

答葉靜遠書

久不得覲止。遠企爲勞。接手教甚慰懸念。某衰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丁已追隨時先生所覲憔悴之容。已不可復得矣。醫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一事。卽微聞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

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譫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會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蹉却頭路耳。若得弟逐蠅蠅生計。弟雖不肯。不至汗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鞭策。敢不感激思奮。然於斯意尙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煨水磨之功。卽曰予旣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眞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學時。

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聞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愚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遺書精義已成。尙未較對鑿補。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發刻。但其事浩大。不知能畢工否耳。童蒙訓一冊呈上。凌淪老今歲仍在敝里。涵養加邃。其尊翁已服闋矣。弄璋之事。並無其具。奈何。曹舍親俱好在。後學規訓容索取奉寄。率復不盡。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竇澁。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

下僞盛唐詩人。今來舊京見諸作。則洵元和長慶之遺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乎。顧以踪跡睽異。不自唐突。乃忽枉詞屈慮。先我以書。又其中推許過當。有非某所可承者。則又怪執事之致於己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鬚齒敗墮。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挑鐙顧影。輒自悲惋耳。又何云哉。自來喜讀宋人書。爬羅繕買。積有卷帙。又得同志吳孟舉互相收拾。目前畧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卽有好事者亦揀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澌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一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澌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求。選刊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蓋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慙愚批點。人遂以某爲宗宋詩嗜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次宋以後文字爲一書。此又進乎詩矣。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泛游。實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邨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校。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前孟舉云見

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薇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疇昔無境外之交。性又鷷頑。不善懷刺掃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邵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羸疎也。而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無志也。志之不立。則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於禪。禪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傲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浸淫遊戲於其中。其於治亂之原。殆有所未審耳。或者豪傑之士。不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有之。某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何用無聊而遽遁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爲。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文雖小道。其源流亦出於是。執

事高明老宿。其不以某言爲誕諄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視一切矣。詩文作家。執事固有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屈頭肩此大擔耶。足下年長於某。其聞識多於某。顧不揣刺刺云爾。亦以同溺旋渦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泅者。偶作二首。匆次不及謄清。以草稿附呈。亦以見求正之急也。末緣相見。徒切依仰。言無倫次。恃鑿不宣。

答戴楓仲書 名棻山西人

某足跡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荷鋤村畦。穿穴故紙。頽然乾坤一棄物。持此終老而已。何意數千里外。有道君子。有從而物色之者。某適滋懼也。讀半可集。浩演淳清。無從測其涯涘。再讀自序。始知淵源於東鄉。今從二川以入歐曾之室。故宜其門戶正大如此。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千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臆。矜者。將安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關二途。江西頓

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存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字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承惠祇領傳艸晉詩。以誌勿諉。玉鈎藉返。適在村莊避兵。無以爲報。徒有慙負。拙刻偶評一集呈覽。若以筆墨觀此。又筆墨之最下矣。然或有未盡鄙處。亦欲於此下一轉也。山河遼闊。相見未從。臨書神溯。

復黃九輝書

三次得書。皆以骨董爲緣。其事甚可憎。然以此得通數年未通之消息。又甚喜之也。執事清操好古。世不易得。某比雖杜門。無日不思一見。得書如得面焉。故不惜一引致耳。非好古董也。其售否厚薄固非所與聞。且孟舉不爲收臧大老官。用晦非孟舉門下幫。

閑客。九煙非用晦線索人。而此一流輒溷。乃公令人悶悶。嘗謂某不幸交孟舉。自牧疑殺天下人。凡有冀望於二友者。必以某爲狗監得者。引羶失者。藁怨讐責不少。即如執事。尙有用晦。能得於孟舉。九煙不能得於用晦之言。又何怪市井流俗之云云也。敝里之無一人足以語此執事所知也。某之以善二友者。亦如韓公之於大顛。爲其顯聰明識道理耳。豈以其厚於賞能爲某用哉。即四方賓客所周旋與否。皆其本意。某未嘗左右於中也。某少時不知學。狎游結納。無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俠邪浮薄惡之。不爲。卽豪傑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矣。故世多見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過情之譽。然正皆其所恨悔者。非所願慕也。其所願慕者。窺程朱之緒言。守學究之家當而已。讀來書及佳詠。似尙有知某不盡處。故輒自布其狀。謹和第三首韻。曰云云。執事亦一笑而許之乎。中秋之約。竚望殊切。不謂又有如夫人腹疾之阻。不知今遂平復未。重九前後得補此約否。孟舉叔姪甚思把晤。囑筆加訂。諸不一一。

答陸冰修書

每寄信相約。輒疑辛齋不能來。今果然矣。十二日鼓峯舟過。留一字相致。卽往吳門。弟

因數行與兼山持奉。未至郭店。卽乾斷。舟不能前而返。今函尙未拆也。并以送覽。不意忽有此行。促迫不能一語。比之常日。倍覺黯然。彥遠以珠彈雀之語。良是良是。弟則以爲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得亦不足飽耳。况此非雀也。螻螂鷓鴣。豈可彈耶。纔說尋賞去耦耕。定知不是耦耕人。辛齋豈忘鄙詩乎。乃欲得三四百千以老。嗟乎辛齋。此世界。中豈有三四百千棄置路旁。待芒屨布襪人拾取耶。癡矣。癡矣。他人蒙皮戴角。攬入箱袋中物。安肯拱揖而貢之。不同道之人。若謂吾別有取之之術。此豈復成辛齋乎。憶前年太夫人生日壽序。某謂太冲書此意。以厲辛齋幕賓游客之語。旋有身譽之而身爲之者。辛齋尙不知所警耶。况太夫人齒高。正啜菽飲水盡歡之時。豈遠游日乎。無肉吃菜。無菜吃淡。只有此法。耦耕便耦耕。更有何商量計較。莫鑄壞幾州鐵也。天之與我。甚榮甚貴。正復有在。是珠不是珠。正在此間辨取耳。彈雀之後。豈復有珠哉。非辛齋某。豈敢發此狂言。誠猶望其行之未成也。研斲已久。欲待面商落筆。故銘尙未刻。銘曰。石無奇色。而何以刻。余曰。不然。辛齋之物。辛齋斲之。神斤妙質。茹光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劫燼塵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璧。研作壺式。又有銘。則刺觸不

堪書也。姑記以俟面時勒之。知己稀少。又復違離。淒愴如何。

國粹叢書

呂用晦文集 卷一

十六

國學保存會
刊行

呂用晦文集卷一終

呂用晦文集卷二

書

與高且中書

別後何時抵鄞。塗次無所苦。不弟爲凶歲所窘。殊無善狀。思與吾兄尊酒論文之樂。曾未閱時。又如疇昔矣。頃悟虞山先生囑道懷念。并訂兄駕明春早出。於詩史諸事大有所商。謂非兄與冲老昆季共爲料理。未易辦此也。至文字之交。弟於三吳已無遺憾。獨越郡明州未獲同岑。丁酉孟春曾合南泐敦盤於蓬藁中。其時浙東箋啟。俱托朱朗兄分致。不謂竟至浮沉。縞紵闕焉。至今耿耿。茲欲少爲整頓。不揣固陋。將勒成一書以公海內。而以兩郡君宗未經面商。難期畫一。非得大君子爲之主持。無緣聯合。且久知吾兄厭棄此事。未必樂聞。思貴郡董吳仲兄往曾於筆札論心。雖未識韓。而神交已久。此弟所最傾注者也。慈湖秦子臨兄與弟訂盟湖頭。爲性命之友。暇時望與兩兄爲弟細酌。全局儻有成算。弟卽東渡錢唐。登堂拜母。并與諸同人商定。兩郡人文。爲東南一大觀。且得快聚桐齋。與賢兄弟叔姪聯床晤語。亦人生一段佳話。想不以塵俗鄙夷我也。

貞一兄歸率此附候不一。

與高且中書

半載不面。書問隔絕。此數年以來未有之闊疎。每一念及。未嘗不黯然也。附公擇二月書停滯省下。越兩月乃得讀。然近狀則公擇先謂之矣。聞醫行鄰邑。當事得直。足資薪水。甚慰甚慰。然此中最能溺埋。壞却人才不少。急宜振拔。灑脫爲善。念頭澹薄。自然刪落。若不甘寂寞。雖外事清高。正是以退爲進。趨利如鶩。此中逕畛。甚背懸。不可不察也。以老兄今日室無堅坐之具。身有攪取之才。而胸無足畏之友。從此塌脚。不難入無底之淵。故不禁其言之屑屑耳。某百凡如故。家口亦粗安。但於己分內。無分毫長進。醫未嘗不行。而醫理亦無新得。此地待老兄者甚衆。不得已來屬弟者。皆不足以慰其欲。每至技窮。未有不思使鼓峰在。當別有解治也。一月前晤考夫。自覺有益。恃以不孤。某思從前過愆最大。是自作自掩。今且自覺得處痛自改治。正不知能接續推擴得去否耳。近小葺蘭森堂。初意不過砌磚止溼。換窗蔽風雨而已。事機一動。勢不自止。又須改東西兩廊。又須於南牆架數間作書舍。未免多事浪費。然業已至此。只得成之。凡心之把

捉不定。事之預料不來。放易收難。大約類此。孟舉自牧俱如常。令兄闕歸稍足濟否。聞黃山欲出游此間。自去冬來頗以交游爲戒。恐致垂橐。大非算也。弟今秋爲次兒娶婦。冬營窳季臣先兄父子。過此便欲省事。閉籬煮水吃菜。以卒舊業。冀得些小工夫。耳秋涼得一出面爲妙。欲言固不只此。

與黃太沖書

春中奉教。闕寂至今。往還未嘗無人。有書不得展讀。宿愆猶積。媿負何言。伏惟近履有相。大小清泰。聞提唱明州宗風雷起。不審有幾許入室足荷擔大法者否。前書秋渡之約。想以此不果也。某於六月四日復舉一子。蘭森南牆搆得數椽。消却半年光陰。餘無足道。潛溪遜志。遵巖荆川等集。不知曾爲撥忙看定否。亮牕粉壁間。甚思披受誨益也。公擇歸。欲遣力走請。適且中來致台諭。他書有未盡錄。故謹於來春候教耳。近得程北山集六本。爲宋紙印者。又抄得誠齋集一本。則舊本所未見。又呂涇野集二十本。蔡蛟濱語錄四本。及餘明人集數種。俱待晤時呈覽也。趙浚谷霍渭崖二集。并望借看。外書目一紙奉記。以備簡發時遺忘。公擇行迫不及一一。敝衣一件。松蘿一觔。聊爲寒夜著

書之供。何時瞻奉。臨字惘然。

與黃太沖書

貞一歎夏時曾附數行相候。且中來得近況而無字。貞一到館未得晤。然聞其有字與公擇。亦不言太沖有札語也。餘自越中來者。輒言太沖有與呂用晦書。淋漓切直。不媿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語。則不必作書。既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又不使之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字耳。定非吾直友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說之妄。後問且中。則曰誠有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浩歎。謂太沖其果不知某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盡慎。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者。豈果相藉爲標榜哉。誠望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太沖有責善之言。正某之所欲聞。奈何書成而不一示之耶。嗟乎。太沖天下舍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使太沖言之。而當於太沖爲知言。卽言而未當於太沖。豈有過哉。但於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之私。是則太沖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不當作如是觀也。或者又云。此太沖絕交之惡聲耳。非眞責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起爭端矣。此則大不然。縱使

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卽如或言不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以引領拳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教。外明人選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甘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韓信同集。金華先民傳。俱望簡發。未涯瞻奉。臨書惘然。

復姜汝高書

某蠹疎人也。平生以朋友爲性命。然以不慎齒舌。又家貧。禮數闊略。計所以得罪於賢豪間者不一。以故不復蓋覆其短。市塵汚行。擿發殆盡。良友身質。諒自非諶。其爲羣情共棄宜矣。比者且中來。乃復荷手教之。及不謂其猶未見擯絕於老兄也。愧悚愧悚。今來。唯有扁門。掃跡守章。句集註以教兒子。願爲一村腐庶幾補過末路而已。醫事功力不深。止是庸醫行徑。於古人畧無發明處。間有所得。亦不得出且中範圍。又豈足爲老兄道乎。承惠書二種。一佩前輩格言。一熟醫經塗軌。老兄之教我至矣。珍感珍感。顧有所請者。尊公先生與老兄主張斯道。嘉惠來者。去歲委刻念臺先生遺書。其裁訂則太冲任之。而磨對則太冲之門人。此事之功臣也。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詩之刻。與刻工稍

習太冲令計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初未嘗讀其書。今每卷之末。必列賤名。於心竊有所未安。嘗讀朱子與張南軒往復論刻書事。一字一句。必考存原本。其精慎如此。此所謂較讐之功也。今此書未曾一見原稿。直太冲傳本耳。未知其於原稿無一字一句之誤否。昔二程遺書。傳自上蔡龜山朱子語錄。出於勉齋潛菴。皆真得斯道之傳。其立身。矚然無一可議。天下於此信其所傳之不妄也。且中述太冲語云。近日劉氏於廢籟中。又得學言若干。比今刻不止十倍。某雖不知今得之何如。然則所刻之爲人。刪定而非其全體。可知矣。其又何所依據而較之乎。若較爲磨對之名。則萬公擇獨任者。偶一及之。而某未嘗磨對者。反每卷數見。尤所不安也。因其時太冲愛弟過厚。不覺其失耳。至小兒公忠。則并無計工之勞。豈以其受業太冲門下。故亦濫及耶。則劉門弟子。尙多未及其爲弟子之弟子。殆有不勝書者。即如尊公門下。庸詎無人。而濫及穉子。豈此本爲太冲之私書乎。果其爲太冲之書。則某後學之稱。於心又有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爲某刊去。某非敢立異。事有要好太過。反致失體者。不得不正之耳。老兄以爲何如。敝廬訟事。因某放廢。恣其凌侮。至今未了也。自顧所處。辱身其宜。承遠念殷。摯。感謝。感謝。

久欲奉報。道遠未得便信。今附某人率此數字。

復裁之兄書

襄指來得五月廿八字。知小毒爲苦。今已平善耶。此是厥陰陽明溼熱。若尙未愈。須用後方治之。所示婦去詞。言短味長。刺深旨厚。眞風人之遺。蕩子空牀。塵鏡在匣。三復之餘。不禁縷糜之垂垂也。吾兄視弟。豈游戲波瀾人物哉。數年以來。屏棄一概。披胸納腹。其跡甚隘。雖敬愛如吾兄。然比之猶覺有間。他可知矣。意向冷灰。凍壁中尋取一箇半。箇肯屈頭挑擔。漢子同鑽。故紙蝕殘。字求聖賢。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內而已。乃弟之所取者在此。而人之所求者又在彼。凡所爲說道理論文字。只如游方當上入門口訣耳。一朝媿盡虛烹。圖窮匕見。本相一露。不能復揜。三吳間人無不笑弟之至愚。而歎此道之無人也。追思向時握手捉袂。揚眉瞬目。凌厲古人。呵罵一世。指冰霜嶽瀆以爲期。其噩寢耶。醉唵耶。病狐惑老魅耶。愉然自失。涕泗橫出。眞不能自信。自解也。昔有好色者。於逆旅遇靚妝女子。挑之就焉。明晝戶尙扃。鄰舍訝發之。存一顛一髮。有巨獸獐目腥唇突出。蓋不知何怪也。今弟所存猶不止顛髮。則爲幸甚矣。此種狡獪伎倆。諒不足當

明眼者之一笑。乃聞所至傾動。唱宗說法。尙欲以此塗一世之耳目。以行其攫竊之術。韓公詩願君莫嘲笑。此物方施行。又可一慨也。春間無事時戲作。得燕燕荅二詩。別紙錄去。聊發遠喙。弟已不願向世間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信之深。屢荷遠念。故縱言及之。耳不足爲他人道也。近於囊指札頭見一行云。欲作瞽者說。相寄別諭。雖不詳。可以意會。得兄筆一點染。使妍媸無遁形。便足當辨姦絕交論一則矣。望甚望甚。賀襄指可字韻詩。亦和得一首。并呈教。有便過語溪作數日詩話。尤曠劫之願也。

與魏方公書

惠示南雷文案。雨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乖角。心術鐔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僅且中一首也。且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與李杲堂陳介眉一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儼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爲誌銘之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愚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仁之甚。然猶曰不沒其實云爾。其未聞無其實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內之而猶曰古誌銘。

之法當然也。所引昌黎銘注爲証尤可笑。李虛中衛之立李于之方術燒丹其平生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蘧之謾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駭與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豈爲謗高祖哉。卒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爲子厚誌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歎於無推挽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爲之湔被矣。今謂且中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術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爲君子乎爲小人乎。謂且中之醫爲下品某不敢知。謂且中之人品心術爲小人此某之所決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歎惜且中馳騁于醫而不及從事太冲之道則亦但稱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遺詞立說矣。何必深文巧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爲君子太冲一誌而入且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獠獠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嶢然未嘗與子厚同黨故可以歎惜不諱。若且中之醫則固太冲兄弟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與且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親見具悉。今太冲書中亦明云弟與晦木標榜而起矣。且中果

有過乎。則太沖者。且中之叔文也。使叔文而歎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寧波諸醫。肩背相望。且中第多一番議論緣飾耳。太沖嘗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後托貴人為二今改百學名百家以應之非昔之百家矣納拜且中之門學醫矣。夫以日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獪。又如此。且中於太沖。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沖當時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死也。乃從而掎摘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於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偽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太沖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即身名就剝句。引歐陽銘張堯夫例。亦屬不倫。歐陽所謂味滅歎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沖所云譏其不學太沖之道而抹殺之也。且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為。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固不得以醫稱之。又豈遂為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簧鼓聾聵。建孔招顏。藉講院為竿牘之階。飾丹黃為翰苑之徑。一時為之闐然。然而山鬼之枝。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名就剝者耳。且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生也人親之。其沒也人惜之。然則且中之日雖短。而身名固未嘗剝也。太沖雖欲以私意剝之。亦烏可得耶。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

遷。固。卽。曰。身。名。就。剝。然。則。太。沖。之。必。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可。信。也。日。空。長。而。名。
蚤。剝。方。自。悲。之。不。暇。而。違。及。悲。且。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言。有。裁。量。毀。譽。
不。淆。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此。然。拔。太。沖。之。矛。以。刺。其。盾。其。誌。銘。中。如。降。賊。後。遁。者。授。
職。僞。府。賊。敗。死。者。勸。進。賊。庭。歸。而。伏。誅。者。槩。稱。其。忠。節。而。憤。其。曲。殺。以。國。論。之。大。名。教。
之。重。逆。迹。之。昭。然。不。難。以。其。私。曠。也。而。曲。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未。必。然。者。則。必。鉤。抉。而。
曲。入。焉。是。非。毀。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乎。否。乎。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紈。袴。銅。臭。極。口。
推。尊。餘。至。久。磨。嵬。瑣。莫。不。爲。之。滅。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死。友。奮。然。伸。其。無。稽。
之。直。筆。而。且。教。於。人。曰。此。爲。古。文。之。法。誌。銘。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爲。之。胡。
盧。掩。鼻。歟。太。沖。有。云。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觀。南。雷。文。案。一。部。非。學。罵。
之。巨。子。乎。罵。人。之。罵。而。自。好。罵。人。此。楚。圍。之。轉。受。僂。於。慶。封。也。夫。罵。焉。而。當。則。曰。懲。曰。
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亂。之。罵。而。橫。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
將。生。心。害。事。其。爲。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且。中。臨。絕。有。句。云。明。月。岡。頭。人。不。見。
青。松。樹。下。影。相。親。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沖。改。不。見。爲。共。見。且。訓。之。曰。形。寄。松。下。神。留。

明月神不可見。卽墮鬼趣。夫使日中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眞活鬼出跳矣。日中之句以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沖言。卽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滅之說耳。青天白晝。牽率而歸陰界。太沖之云。母乃正墮鬼趣乎。卽不見共見。以詩家句眼字法而論。孰佳孰否。老於詩者皆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又其小者。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日中疇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人而已。若復閔默畏罪。是媚生貴而滅亡友也。故欲直且中之誣。則不得不破太沖之罔耳。又念信且中之審者。莫如賢叔姪兄弟。故敢嘖叨及之。至太沖所以致憾且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爲歎息。寄示此書。後有續集吾悔集四卷。則此本猶有未全者。謹納上幸。視至不宣。

與魏方公書

弟去歲浪遊白下。臘盡歸里。卽有移居村莊之役。春來稍加整葺。而風雨連綿。至今未有成緒。諸僮皆有搬運作務。是以未獲遣候。不審比來福履何似。尊堂暨合宅新祉勝常。懸企懸企。令叔燕中得意。曾南還未。燕公兄近況定佳。新居定於何所。聞有卜遷山

陰之意果否。渴思候晤。一罄闊襟。又適有不入城市之戒。南望停雲。徒切懷想耳。吾兄遭赫烈之虞。滌蕩過當。親知無不惋歎。然所謂厄困震悸。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顏曾之養。爲樂甚大。此柳子厚所以賀王參元也。願益加刻勵。以復前業。折節好脩。德望隆起。非祝融之顯相耶。望之望之。夏初稍安。雖不入城。當擢舟湖上。圖面以悉。茲因仔肩親翁至杭之便。荒函附候。率率不盡欲語。

與萬祖繩書

不奉教者數年於茲。思挹清光。渺焉天際。弟頽惰自廢。白首無成。猶欲以炳燭晚救。而今已病亟矣。咯血嗽痰。聲唐臥熱。種種惡候。夜鬼相參。思老兄曠懷醇性。神王趣真。猶能以蠅頭細書。集錄古今遺文。以自娛樂。遠貽同好。真不啻蒲柳之視喬松耳。且中兄一生行脚。多爲友朋。今其諸子孤寒。投止無依。誠知交之恥恨。弟久謝世事。無可爲謀。聞其近狀。且更有坑塹之憂。不第生計之寥落而已。第謂此事須急圖明白決絕。日愈久則患益深。不可徒爲枝梧避地之策。自釀奇禍也。其三兄君爽同來云。將轉爲鳩會。以了此案。庶幾此說爲長。弟不敢辭乏。卽措一會之貲付之矣。他非弟力之所能及也。

兄札又云。數載前有一語之違。弟愕然不記爲何事。兄卽有語。弟未嘗聞未嘗憾也。至謂兄不登他友之堂。可以釋憾。斯語尤可怪。弟年來此心不白於相知多類。此故交隙末。人生一倫之缺陷。兩有罪過。不止一邊事也。弟於他友實無致憾之意。而橫彼浮言。闕搆無從辨解耳。未嘗憾他友。豈遷憾與友交好之人哉。至老兄與彼往還。自有本末。自有取義。柳子厚所云。何與我耶。老兄亦惑於浮言。誤疑弟爾。實各無憾。又何釋之有。忠介公抄集領至。劉改之劉原父二集甚欲得之。鄧耕欄詩舍間已有。天一閣中聞有袁清容梅戴剡源表元兩集。爲刻本所無者。并望爲弟全抄見寄。其謄寫資值兄酌命之。或以拙刻相抵。或竟奉金。無不可者。程墨偶評金黃稿各一冊。附正希視。至病中不能手疏。口授兒子。繕白不盡。

答高祖繩書

弟病日加劇。根由鬱拂。親知勸以游戲解之。仲春過湖上。欲看西溪河渚梅花。而雨雪爲虐。竟阻勝事。悶坐魏舍親齋中。忽接尊札。惠以手錄。公是改之二集。不禁眼爲明而。隔爲爽。忘沉痼之在體。與陰澤之在庭也。近歲貴郡諸公。以弟爲異己之罪人。鳴鏑所

注萬矢恐後。獨老兄惓惓。猶以故人相待。嗜其膚論。貽以未見之書。厚意有加。自揣無足。致此於老兄者。但有感且愧耳。且中歿後。門戶荒寒。弟以力微。累重。不能稍爲援佐。徒負故知。曾未有忠之盡而歡之竭也。念且中當日所周旋。分甘給火。手援翼覆之人。今多反唇。詬訾聲達九泉。惟老兄殷殷軫卹。痛癢關切。友道之砥柱。於茲僅見耳。袁清容集弟所有者。較來目僅十之一二。相去甚遠。得錄惠爲佳。但卷帙浩繁。重累靜課。爲不安也。戴集舊刻止四本。昨見天一閣書目有十本。豈字大本。薄故耶。乞老兄爲我一查對。果與刻本無異否。若其中有一二不同者。亦望鈔賜。外唐荆川歸震川錢吉士陳大樽稿各一册附上。江西五家稿已盡發金陵。俟今印寄奉也。率率不盡。

復高君鴻書

舍姪人從武陵還。得手教。審因便至省。足徵近况之閑適。甚慰甚慰。至所諭館事。以不能如約。而責失信於方公。此似過也。世路艱難。讀書人毫無滋味。延師一事。日少一日。卽有一二。皆爲高才捷足所取。甚難爲計。方公向時許尋。固屬摯誼。及求之不獲。無以應命。亦力諛於無可如何。非有心於欺給也。天下之物。凡有之己者。可以持贈。如意若

事。在。求。人。肯。爲。留。心。用。力。已。足。感。其。意。之。厚。矣。成。敗。得。失。豈。可。并。責。之。其。人。耶。以。此。待。人。人。孰。肯。樂。爲。之。用。必。至。不。敢。輕。許。一。語。而。後。已。此。不。特。方。公。知。戒。卽。弟。亦。聞。而。却。畏。矣。至。云。束。手。待。斃。此。亦。不。可。以。責。人。也。學。也。祿。在。其。中。果。欲。處。館。但。當。益。精。其。本。領。本。領。既。精。則。人。將。求。我。每。見。貴。郡。能。文。諸。兄。在。敝。里。已。獲。豐。厚。館。穀。次。亦。未。至。寒。餓。也。苟。無。其。本。縱。徼。倖。到。手。終。亦。必。亡。曾。何。補。於。待。斃。哉。卽。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當。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戌。己。亥。之。間。懸。壺。湖。上。者。兩。年。其。時。同。游。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劄。邑。弟。亦。未。嘗。爲。尊。公。標。榜。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於。是。一。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己。兩。年。之。不。行。以。薦。揚。之。虛。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實。效。也。乃。其。時。同。游。之。友。缺。望。於。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弟。之。力。又。實。由。於。彼。之。力。以。此。怨。報。德。之。薄。衆。口。一。聲。至。今。不。息。眞。欺。天。罔。人。之。語。弟。且。無。功。彼。更。何。與。此。弟。每。歎。惋。不。平。於。斯。者。也。今。同。游。之。友。亦。頗。欲。行。醫。其。子。若。姪。亦。皆。以。醫。求。食。何。不。一。出。其。薦。友。之。力。以。自。厚。其。身。與。子。姪。乎。豈。爲。其。身。與。子。姪。者。反。不。若。爲。友。之。切。乎。由。是。言。之。親。友。之。用。力。固。其。情。誼。當。然。

若成敗得失。則又由其人之本領與時命焉。不可強也。弟自邇年謝息交遊。不復與人
世相接。亦無可爲轉覓之地。至戚至友貧困者更多。皆苦無以應之。有如尊門推令先
君孝友之意。且學富而德粹者。莫如令叔。然且不能爲之謀。下此則令弟君眉審狀。更
甚於兄前者。令兄君求札來亦欲覓地。然則即使有館。必須得三四處而後足。以及吾
兄也。固知其斷斷不能矣。承諭明正見顧。親戚好我。惠然肯來。粗茶腐酒。足奉笑談。固
所願也。若以薦館行醫之事見屬。則萬不能奉命。徒費枉返。益增警尤。寧使兄聞此而
見惡於前。無致含糊而得罪於後。唐突附復。惟足下諒之而已。某頓首。

答徐瑞生書

曩從鼓峯得聞高懷篤行。折節好古。靈蘭之道。超越遠近。鼓峰不輕許可。獨於道翁首
屈一指。心竊嚮往焉。庚戌冬會葬烏石。思得一見。而尊駕時有天台之遊。阻此良晤。至
今悵然。某迂狂無似。每以粗疎得罪交遊間。貴鄉名碩類能掎發其陰私。亦可約略其
爲人矣。賢如鼓峰。經諸公譏彈。尙不足比數。况某之不肖者乎。令郎兄來手教惓惓。猶
不忘鼓峰之言。欲置之議論之列。先生得毋悞耶。恐比匪之傷。且累及令郎兄。此某之

所惕息而趨趨不遑者也。數月以來。臥病茗山。昨昏抵舍。令郎兄以新作見示。展讀之際。光芒四射。恨令郎兄東旋遽迫。某又初歸。空冗未獲涉筆。然已驚壓四座矣。新秋出語。當更一傾倒耳。匆次草草。未盡萬一。

答徐邈思書

久耳盛名。愧未有夙昔之雅。反辱枉書屈慮。循省竝歎。無以爲辭。先生自叙平生三謬。乃三奇也。在今人固不復知矣。當時碩宿之爲文。論古結友者。無不以是得名。如先生之馳譽東海。固名下無虛也。若弟之爲謬守章句之緒餘。犯禪學之詬厲。則自當時至今日。無不非笑而斥惡之者。斯眞天下之大謬耳。令嗣妙才。淵源家學。固當一瞬千里。弟自顧迂疎。於歐陽所謂順時取榮之道。相去甚遠。先生爲子擇當行舉子之師。而下問及弟。是猶調天馬而引之淖中。求神行而陷其足。亦太左計矣。適患咯血。復治痔瘻。支離伏榻。辭不能多。力疾附候。不盡。

與范道願書

歲暮得手札。知懼尊公先生之變。伏想孝思崩摧。何以堪此。弟去歲爲家兄及舍親家

事。歷碌經年。總計在家之日。不滿兩月耳。意緒惡劣。鬚白者三之一。齒落則過半矣。仲冬會且中之葬。留甬上旬日。而風雪載途。無從寄問。近除歸里。爲凶歲所困。田租竟不可問。一家四百指。須食米百數十石。仰頭打手。直無以爲計。目下價日騰湧。憂懸不可言。詩集序斷不敢爽約。然此時愁如亂絲。意思收拾不上。實未能落筆。待春中心稍空閒。庶足以傾寫欲言。不至佛頭着屎耳。所示近詩。錐鍊老成。壁壘一變。望而震畏。足見漫游中不廢工夫。勇於爲學如此。何事不登峰造極。旣歎羨又自愧悔也。吟咏數過。曾携以示芥舟。共相欣賞。欲細爲點勘。少出一得之見。以就正於高深。然亦非此時所能俟。一并却寄可也。宋詩鈔孟舉將印行。已刻者爲初集。當特送一冊。弟不知從何處附寄。此書易爲人沉沒。必須的當。幸先酌示之。儼月盡月初入省。奉弔晤語。今聞望後渡江。歸期又在冬底。言之黯然。無以將意。先具束芻之儀附上。幸爲告之。几筵遲登堂再拜耳。信促率泐。不備。

與錢孝直書

前日曾以不誠二字答孝直。想孝直未必遂承認斯語。所謂不誠。不必懷挾僞妄也。凡

言不經體驗行不可告人而多方曲折以回護之皆謂之不誠其根大約在好高騖遠事事求出人頭地此聰明有才者病每坐在此究竟不能出人頭地者多矣無他只不從實地用功也從實地用功只前字所云細心讀書隨事省察亦是。大段語若果從實地用功底人只此八字便不肯渾淪放過如一讀書今日通某經明日通某史後日通某文集如將吐納百家反而問之四書本經尙多窒礙處此是不誠也至於隨事省察四字望之甚易行之實難只現今一日間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去理會教一一停當却去東塗存心西抹主敬是不誠也忽而聖賢忽而英雄忽而才人胸無所主逐件便作登峰造極想究不知歸宿何處是不誠也眼前有一光明正大之道不去行走而向歧塗胡亂揣測此爲墨翟之所哭也今世衰道微人心不正天生聰明有才人皆有此責只看人之肯任與不任耳所謂細心讀書隨事省察以求進此道吾非孝直之望而誰望耶今孝直能痛自針砭不向外求一言一動內度之心外稟之父兄表裏如一不求浮名不取速效醇謹端恪事事誠實便是出人頭地處矣至若權術作用此學道之鳩毒人禽之關正在乎此此不可不知者也因與尊大人先生言及前字故更書此以申

尙有未盡。嗣奉詳之。

與吳容大書

敬賀吾兄撥巍第。步清華。開吾邑二三百年未有之盛事。鄉里之榮。何以逾此。而弟之所企幸則更異於是。夙昔晤對。每見殷殷於學術之正。人品之真。固知蘊負有素。昨歲接手教示及貴師質疑之書。審又出有道君子之門。相與研究精微。辨析同異。其足以崇正闢邪。爲聖學之金湯無難焉。此則弟之所手額相慶者也。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其弊病者輕。而許與其具體者重。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界。蓋猶有所未確矣。讀質疑所論。剖決精詳。絕無包羅夾帶。自羅整菴陳清瀾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顧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慎獨有獨體。一貫爲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爲尤甚。然不幸其淵源誤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審張先生亦嘗聞其語而辭關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

救正之也。弟未敢於張先生作未同之言。幸兄爲弟致景仰禱祝之意。山菴率泐。無任馳溯。

答潘美巖書

某病苦侵尋。精銷影瘦。投骨山菴。以待氣盡。初非效冥鴻之飛。亦未敢墮野狐之窟。然老不自力。志業摧頽。以視先生沉酣法苑。游戲詞場。拈祖綱於坊肆之間。調倡情於鼓笛之下。顛倒人間。不可方物。真不啻稷嗣聖人之笑腐僮矣。某年來乞食無策。賣文金陵。亦止僦寓布家。自鬻所刻。並非立坊。亦未嘗販行他書。所謂天蓋樓者。乃舊園屋名。不可以移餉者也。若金陵書坊。則例有二種。其一爲門市書坊。零星散賣。近處者。在書舖廊下。其一爲兌客書坊。與各省書客交易者。則在承恩寺。大約外地書到金陵。必以承恩爲主。取各省書客之便也。凡書到承恩。自有坊人周旋可托。其價值亦無定例。第視其書之行否。爲高下耳。某書舊亦在承恩寺葉姓坊中發兌。後稍流通。遷置今寓。乃不用坊人。其地離承恩尙有二三里。殊不便兌客也。辱賜教大刻。且命附以朽言。某自顧不能文。故凡所刻文字。從來無序。此外同志有作。亦未曾有跋引之詞。可爲左証。非

敢倨違平生迂僻於洽情綺語風流跌宕之音性所不洽至西來大旨刺眼心痛與新會姚江之說同疾之若傷我者雖圓頂衣伽而不宗不律不義講不應法自作村野酒肉和尚而已今先生所賜書若不作西廂觀則已入禪會若不作法語觀則必落艷詞若謂兩者皆不涉卽是講學則不離公甫伯安凡此皆某之所不知且不欲者故不敢發函隨來手附納爰居之耳聞鐘鼓而駭想先生爲之拊掌大笑也他有評論古今之大著尙冀不悵垂誨企仰何如臨書無任馳溯

與某書

省足下前後二書情詞懇切議論奇創皆以聖人不可知者相商此非庸夫之所知也雖下針發藥極中其病而弟之愚闇終不知其所當然敬謝教意且固守未達不敢嘗之意耳若謂知之而不改是何心哉弟之所不出也古人相勗至無可奈何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是或一道也至云此爲良知不致之故則大不然弟之痛恨陽明正爲其自以爲良知已致不復求義理之歸非其所當是其所當非顛倒戾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於禽獸非類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謂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爲天下

後世爭之者也。朱子有言。豈肯以其千金易人敝帚哉。足下既自以爲不謬。則勉之而已。正不必欲其必同也。

復王山史書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卽篤信朱子細註。因朱子之註。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故其所見皆迂拘而不可通於世。所謂理學講道。則槩乎未有聞也。其在文字。亦止知入股份制。於所謂古文詩詞。亦槩乎未有聞也。而質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樂與人遊。故友朋絕少。如寧人兄南中之士。其志節學問文章。馳譽遠近。心甚企羨。而從未得見。其他可知已。今衰病侵尋。旦暮且死。惟願以褐寬博裹身。入黃土。他無所求於世間也。側聞先生以鴻才實學。振興關西。續先聖之遺緒。寶鑑在懸。鬼燈失焰。固惟先生與寧人兄諸君子是望耳。法書聖謨。教我良深。家刻數種。呈正非報。伏枕不能握筆。口授兒子繕復。便郵行。迨不盡所云。

答趙湛卿書

奉復湛翁先生足下。猶憶西戍之間。讀執事小試之文。破空出奇。如海鴻天馬。不可蹤

跡企仰有年。而雲泥睽左。未緣瞻拜。反蒙翰教。示以鴻文。捧緘占氣。光耀衡宇。不自知何幸得此也。某荒村腐豎。初無所知。交游借譽。多過其實。環顧平生。不直識者之一笑。年來衰病頹廢。鬢白齒脫。屏跡蓬篠間久矣。絕意人區。偶爲亡友補葺殘藁。而親知從臾兒輩。並出其邛塾塗抹本頭。刊刻問世。殊味本懷。蓋選手二字。某所深恥。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跡如之。嘗謂近世人品文章。皆爲選手所壞。如尊教所云。侏儒婦人。木雕泥塑。極盡妄作惑世之弊。然猶就文字言也。若其苟且卑污。靡所不爲。一副齷齪肺腸。不堪照看。目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譜。叙交契。攀摺線。索謂某某。手授郵寄。士林廉恥之道。至此掃地盡矣。當時每科各房。自刻京稿。曰十八房二十房。行及外間。選家合選之曰房書。亦自近年來吳越選工。爭牙僮之利。營狐犬耍媚之私。於是有幾十名家。及選評專稿之事。皆小人之尤也。稿之刻在京。則當屬房師。在外則屬鄉同黨筆硯之友。外此便非分內所當爲。非詔即罔耳。故前歲徐方虎兄致書招某至燕。選房書。并定某新稿。某托友人固辭得免。凡諸名稿。曾無一拙評拙序。可驗也。方虎與某疇昔風雨日久。不同泛泛。疑若可爲。然硜硜小人之性。自斷以爲不可。方

虎亦諒其迂拘。不相強也。今尊稿見委。實愜嚮往之志。奈於此義有不能自爲矛盾者。非敢故爲偃蹇也。但望大刻告成。後賜教一冊。開示聾聵。爲家塾指南。偶評有續刻。自當借光。少効揚讚之力。雖不能有加於萬丈之燄。亦自謂得豹變之一斑耳。極欲留讀。恐誤付梓。割情附璧。不勝馳戀。

答許力臣書

某東海腐僮。未嘗學問。亦未嘗自通於四方有道。徒以塵壒浮譽。驚大方之耳。曩荷枉詞。教以著作爲足。與論文析義者然。雖深感斯意。而期許過分。非所敢當也。村居杜門。無京華往來之便。未嘗以荒言奉報。懷抱耿耿。輒渝歲時。茲更辱不倦之誨。循省怠惰。惶惕無地。執事江淮碩宿。久爲四方所宗。其文洸灑排募。迥自成家。無趨時之習。并無以古建招之意。其足以信今而傳遠無疑也。乙卯坊刻。膾炙海內。與酒後呼天而奮決者。若合符券。亦旣自信而信諸人矣。今以已售已行之後。復生疑憾。又何自信之不堅也。某僻劣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偶因補葺亡友遺選。并刻及塾課本子。行迹乖謬。刺違本懷。故於癸丑後。立意不復評點。雖傾倒如尊文。未効表章之力。亦以例割愛。

也。至名家專稿。向來無一掘評拙序。坊肆皆知其不爲。此可案驗者。如癸丑徐方虎趙聲遠黃伯和諸兄。皆某夙昔好友。未嘗以此相屬。他可知矣。憶趙聲遠兄曾爲下問。某答之。謂近世人品文章。俱爲選家壞却。目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者。乍通刺謁。已譜叙交契。稱某手授郵寄。爲結納梯媒之地。士林廉恥掃地盡矣。專稿之刻。在內則主考房師。在外則平生筆研師友爲宜。若選家評選。即屬詔嬰之事。經經之意。斷以爲不可。聲遠亦諒其迂拘不相強也。蓋文字傳否。自有定體。本領真足。則久而益彰。次亦因其本領厚薄。爲時之久。近其精光氣力。外人不能掩。亦不能爲之持也。謂借選家時名。足令作者不朽。此選家誑惑自大語耳。執事試思。守溪熙甫應德諸公之文。果賴誰選評而傳乎。近時如某某稿爲選家所揚。詡者。不數年已隨煙草銷沉。又何選評之有乎。間有行而不敝者。其文自不敝。選家藉其文傳耳。楊子之書。桓譚輩不能舉。而望之後世。復有子雲昌黎。集待永叔出之。敗篋中。而韓文之論定。則當時之無知者。固亦久矣。而古人不以爲憾。且疑也。今執事吳門。原本大行於世。同時之子雲永叔已不少矣。何惑於未必傳。而汲汲尋佛頭之糞哉。且三復金臺集。執事於古文振起如此。

肆其力爲之。足與古人爭毫釐尺寸者在是。時文直餘事耳。顏子不貳過。孔子從先進。論古人皆附全集以傳。無暇外求也。所教尊稿。珍藏篋衍。俟異日有續刻。當盡發其英華。未必無一斑之窺。然此屬某論文之得失。與執事之文之傳否無涉矣。千里命使。愧無以塞責。但能爲決未必傳之疑。亦執事之所快聞也。隆儀拜壁。敬謝厚意。末緣摳掃。臨書皇恐。

答某書

向辱賜書。示以大著。拜教勿諉。時從敝親遞中。得聞近履。深慰遠跂。昨接手札。更荷拳拳。某本村鄙。業無淵源。徒守童時誦習傳註。不敢變耳。講學之事。不但非其所知。亦平生所憎疾。而不欲聞者也。拙選止於癸丑。以後不復從事矣。目下收拾有明三百年之文爲知言集。雖布衣社稿皆與焉。但生存不錄。以人物界限。必蓋棺論定也。若樣稿不備。止在蒐討。不審貴處先民文字。有可訪求者否。尊選歷科四百首。何日成書。別諭作序。弟之不文。非其人也。且有迂戾戒心。故即拙選數刻。亦未嘗自序。非敢托辭自外也。幸原之。天蓋樓一本呈教。匆冗不及一一。

呂用晦文集卷二終

呂用晦文集卷三

書

答李萊馭書

弟非知文者也。但不能自欺其一隙。以強附時好。率臆妄論。當世不以爲大謬而羣異視之。或且以爲有裨於文事。其甚者則又謂不悖於聖人之道。弟亦不知其然否也。於坊本中偶得尊著。玉衡懸秋。異劍出土。與塵物聲光迥異。亟纁藉以傳示字內。正恨未窺全豹耳。先生輒引爲知己。而在詞屈慮至。擬仰翔之一人。竊又自愧非其倫也。三復手札及惠教全稿。乃知先生於此道源遠流長。爲東吳之宿碩。則更深抱不識程伯子之恥矣。行將增定拙選。公諸藝林。不敢私秘也。比又論次有明一代之文。第苦足目隘陋。先生多聞廣交。不審能爲搜羅遺軼否乎。闡幽賞奇。度亦作者之同心也。詩扇之贈。重於拱璧。其中稱許逾分。有非所敢當耳。新刻金稿一本。呈正是求。冗次率率不備。

與沈靜庵書

廿餘年闊別。亦知交中一段奇話。足見吾輩淡成落落之致。然道駕無緣至語溪。而弟

時或至武林。則疎索之罪。實甚於弟。於先生稽阮高致無與也。昨承枉顧。既失掃徑。豚子拜謁。反荷授餐。茲復重以嘉惠。新詩肆好。和以清風。茗氣如蘭。敢忘臭味。感頌之餘。益深惶悚。蓋弟十餘年來。頽放無狀。偃蹇村墟。遂成麋鹿之性。即敝里親知。多經年睽隔。至當事門牆。更久絕。村子之迹矣。以此趨趨。不能撫候。然懷企之私。未嘗頃刻殊也。古人有云。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弟之硜硜。正欲求伸於先生耳。諒先生不特不我責。更有以曲全而廣護之也。蔣兄人文。小兒誦述其概。已切景慕。大匠門下。定無恒材。恨弟絕人逃世。無從說項耳。台諭雖心誌之。恐無以報命。有懷如何。村味不堪。聊佐清齋一匕。諸有欲言。當遣兒子詣稟。不盡。

復翁衛公書

客冬辱枉教。村燈寒牖。草草相見。短語遽別。又荷嘉惠。至今懸企。猶怛怛也。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小。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距。致取僂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叩關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免。不得已爲山遊。白下之行。皆爲此也。頃令親數顧。致

虛往返。接讀手教。益知罪戾。惶仄何言。然細忖令孫兒脈候。不過調理。既前方偶中。但宜守服。久則神旺。非他症比。必須更換加減者。卽有他端欲商。第筆墨詳示。便可奉對。若必督其面胛。非不欣企。然柴門一開。不可復閉。使某何以辭於敝里諸親友也。至尊教所責。非庸俗伍不應一例相拒。此實不然。某槩謝不敏。尙召簪尤。若有所揀擇於其間。則其罪自亦無解矣。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己者而伸於知己。使有揀擇。亦寧受屈於庸俗耳。若先生夙昔爲文字之神交。近復承道誼心志之契。竊謂得伸其硜硜者。正於先生有厚期焉。固知一笑而釋之。形骸之外也。伏枕率復。統希鑒原。

與黃俞邵書

不見顏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緝舊書。拂几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邵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人有幾。惜書人有幾。六陰晝盡。微陽不滅。正賴此耳。非結習癡癖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較讐之樂。甚慰甚慰。鹿床翁意況何似。比在何地。讀倡和落句。情深文至。三復闡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耳。欲次韻奉酬。俟擾中尙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舊刻非新作也。小題今始印就。以一冊送正。爲兒戲則劇。於此時

何異戒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誤。謹收貯。俟他日政呈。弟書知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程子介所浮沉。度子介爲吾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況此係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還之。知兄惜書之心。在彼猶在此也。患瀆經年。近復病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與周龍客書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實得。率意妄言。每不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出尋常期待之外。昨得手教。情誼殷摯。令人感愧。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吾兄也。至欲以過分相處。弟何敢。弟何敢。在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急。不擇人而問。而在弟。則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爲衆人師。不可而況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儻。上承家學之源。內有昆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之益。又加以好學深思。欲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進德修業。其勢如渥洼天馬。安得驅於千里之康衢。雖老驥顧之沮喪。况弟之駑駘乎哉。小題一冊呈正。手瘡作惡。不能搦管。口授兒子。箋候不盡。

與周雪客書

年餘不相見。顏色時來夢寐。荒村敗壁。倚樹臨流。出所惠竹根杯。與鄉友穉子浮白。輒舉豪契風流。以爲話柄。惜遠不能致耳。伏審近履。自太夫人以下。皆安善。弟別來無一佳狀。鄉居稍習。性同麋鹿。與世間觝觸不堪。竟成獨腐。塵坌湏洞。不知所屈。食指數百枚。號啼無策。過一日且作兩半日。其槩可觀矣。小題刻已久。因無紙刷印。今始成部一冊。奉之儿上。爲粘窗引睡之具。此何時猶作此生活。亦可笑其痴頑也。痔瘻未平。又患瘡毒。不能握筆。口授兒子。書候不備。

與周雪客書

六年契闊。無時不思。兒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弔。而爲慶耶。珍貺遠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所許詩冊。在吾兄贈言。隨時做策。重於球璧。誠所樂得而讀。然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徧徵他友之作。不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夸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之所無有也。至於屏障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正當力矯此

弊耳。如何如何。月川集得刊行。乃世間一大正氣事。非小小功德。其餘如薛文清讀書錄。胡敬軒居業錄。多爲流傳。皆有功於往古來茲者。先生得無意乎。弟精氣衰敗。思纂輯舊聞。急了欲了之書。而臟毒日深。不知尙有幾時偷息。造物肯容成此否耳。比臥疾山中。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未盡。

與徐孔廬書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台覽矣。比來意況復何如。闔宅大小佳勝。所業又何書。有新得否。令子用功精進。足慰孔廬傳貽之意。便可一切勿問矣。弟自遭先仲變後。心緒惡劣。事端勞夥。直無有生之樂。更不足爲老兄道也。前札所稱某某見許。此固野人之幸。然非野人之意也。弟之論文自論文耳。何嘗有某某在其心目中乎。孔廬老婆心切。欲於此中尋取上乘根器。弟竊未知其可也。先儒謂佛門若有一個男子。臨死時定索尺布裹頭去立身。瓦裂更論何書。豈非鬼念大悲咒耶。淫坊酒肆。盡是道場。只除異端。有此懺悔活路。恐儒門無此法也。吾輩雖欲曲爲之通。其如枉已正人何。若今日不可無扶進撥轉之功。亦只可望之未經沉溺者耳。波中品類。豈肯復登陸耶。偶於亂紙中得少

作數帖。雖未成書。聊奉兄喬梓閒窗一噓。餘帖分致俞邵仲枚雪客龍客闇公鹿峯諸兄。又敝門人董某方白稿前語欲一本。今奉到十九本。惟賞識取用。餘本渠欲發坊取值。買四象橋水筆。不若竟留案間。友朋間可分者分之。每本價五分。付敝寓友人買筆。不審可否。弟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者。頗萌欺蝕之意。敝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仗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深感相愛之誼。事悉敝友施卓人口中。餘嗣及不一。

與徐孔廬書

降辱餘生。俯仰多疚。讀贈言鞭策重遠。令我愧汗。古璧溫栗。拜君子之教深矣。未獲躬謝。先令豚子叩首。以頌明德。弟比買得一小山。名曰妙山。離家百里許。有峭壁深潭。長溪修竹。將埋身其中。補輯舊聞。以畢此生。不復知有世事矣。惟老友一相思。千里命駕耳。塵氛囂逼。令人心悸。常恐造物不容。便負斯志。如何如何。臟毒困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

與徐子貫書

正憶喬梓近況。而尊札適至。喜慰不可言。承惠製黃。知見愛之切。至謝至謝。來教云。近看近思錄。心中稍靜。其所得也大。而進也遠矣。乃又云。無得不進。何也。此書最難着。於此有見。視羣書直土苴耳。教授講小學。亦是極項事業。作聖之基。名世之具。備於此矣。某近正思刻小學。曩晤施虹玉兄云。書舖廊鄭店。有高足以欽兄藏熊勿軒注甚佳。不番可惠借一錄否。幸足下爲我一訪請之。知言集料深望同志留神。所示近稿二冊。劉則狐禪。陳則俗套。無足選者。即節取亦不多也。儆友行急。不及作書尊公前。乞叱候。

與陳柳津書

久不奉書問。伏審比來福履動定有相。德門大小和祥。足慰遠懷。太原修阻。久虛音信。不知家報已收幾次。意致何如。便中希示一二。思疇昔奉教。謬承知愛。竊嘆眞淳風雅。逸趣坦懷。諸親翁所同。而志節矯厲。不隨時俗。則於親翁尤切仰企之私。前者忽聞有□□□□之事。初疑必無是理。曾與湘翁令弟言及。囑沮再三。謂斷不宜做。卽湘秋二親翁已入世途者。於分或可應然。尙當以利害自止。况親翁自命何如人。此是何□□漫然一呼而出耶。此已事不必言。昨從友人處見貴邑公憤文字。則竊以爲失禮之中

又失禮也。凡作事立說。先須照管自己。卽自反合禮。古人尙有奚擇何難之義。况自反此事不當爲而爲。則傷義。人不可與而與。則傷智。已先坐一半不是矣。譬之芳華吹墮。圓溷。其平昔臭味。識者雅自辨之。但此時淘漉。欲與穢物分別香惡。則既入其中。淘漉一番。播穢一番。惟有均不堪耳。深山窮谷有志之士。聞此舉者。固憎惡彼。非然亦未必肯放過賢者也。紛紛者又何爲乎。文字中波及某者二條。不覺慚悸無地。如云求某寶。劉書與姜二濱。因某得見二濱。尤屬誕謬。某與二濱從無交。因且中與其郎汝臯論醫。故往還數次。二濱僅一面耳。只此一端。不惟撫事失實。將以某爲何等人哉。某方埋沒身名。以無人齒及爲快。何污之至此。文字或未必出之親翁。然未有不與聞者。豈親翁平昔視某爲曳裾屈膝齷齪無恥爲蠅營狗苟之人耶。今後伏望親翁悔厲自愛。置之不言。立身進德。富有日新。彼中愆尤。不但公論難磨。卽其本心上。亦自揩抹不去。豈不更甚於兩觀乎。因尊使歸。草泐無緒。俯冀鑒察。恕其唐突。何時北來。杯酒話舊。一吐欲言耶。諸親翁前不及一一。俱望叱候。不盡。

與陳簡齋書

僧寮唄火。刺促夜分。入識田中。已鑄一善。讀書論文之簡齋。於今九年。不自今日也。此後草頭行脚。屢過海昌。自顧非復向時行徑。不欲溷公耳。近則如獬獠山鹿。野性已成。聞遑然之音。畏而却蹶。若引之入坐。有不止裂衣狂走者矣。其病如此。非敢自外雅懷也。老友辛齋。鼓峰已並致廡下。此玉山之廉夫伯雨也。臭味風流。歎絕已久。一旦爲簡齋拈得古之欲招陶陸與遊者。真不啻老僮矣。啞所及偶塗扇頭。江上晚來。故是村學中本色語耳。經作家勘驗。令我背汗直流。鼓峰近詩又增一格。直破半山之壘。老兄晨夕唱酬。亦信之否乎。辛齋遠歸。聞其體中尙未健。殊念切也。前因鼓峰行早。不及裁答。深以爲愆。率泐附候。不盡萬一。

與陳湘殷書

錢候至。得手教。諭近履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痘。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尙未乾。已無他慮。此德門之蔭。亦足慰尊親遠懷也。第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八子。賤室終日悲淚。酸痛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錢候明歲事。舍姪孫年尙穉。而受成昆季。不容怠玩。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覲疎之誼。亦無分彼此也。但某本無知能。而

錢候強納一拜。兩年以來。思少効力於錢候。雖粗發其端。而於老生箋箋之緒。尙有所未盡。卽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文之法。不能盡合。在某所見已如此。況其上焉者乎。以此爲師。不過流俗中一瑩瑩者耳。名師二字。尙未許承當。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錢候。究竟止取其習熟省便耳。然爲錢候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卽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就語。何則。令子姪之不可緩。固甚於舍姪孫。而錢候之不可緩。更甚於令子姪。使錢候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月間。其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儻先生以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如今日之錢候。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於錢候。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擅爲決計。令明年仍就此地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善爲懷。於初旨似殊而實合也。裁兄文領入囊。指已爲刻二首矣。匆次奉報。未盡所云。

與陳湘殷書

朔日正寄字奉候。越日而親母夫人至。旣慰違離。復感存沒。一喜一悲。情難言喻。親母卽欲東渡。某以長途窮頓。攀留村莊調攝。待精神加旺起行。脈候和平。可紓遠念。因與

親母語及先生寬仁恬淡。於官途嶮阻。固多所不堪。然以愚計之。將來卽錦旋珂里。亦正費商量。蓋貴望者衆。則缺怨必生。缺怨生則仇隙必至此。無論能應與不能應。有力盡而不見信之勢。故每見貴鄉宦成諸君。多有建業於三吳。想亦由此也。先生何不於杭嘉間營馮驩之一窟。爲進退之計。其事亦易爲。且使吾輩得以相依。盤蔬斗酒池邊林畔。尋晚年聚首之樂乎。狂言未必有當。聊以備葑菲之採。

答陳受成書

兩省來札。知進修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別。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陷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皆學也。如足下今在署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志者如何。尊公事務執掌。卽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與所以經畫之分。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

學也。得暇即讀書。閱史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閱歷皆於此事相關。若志趣游移。雖博物能文。總於己分無涉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既明。德業自進。即行文亦必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復小葺。當淨掃一室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時寄數字。

與吳孟舉書

自吳中歸。瘦患復作。行步支離。致疎良晤。承示讀周先生史貫。覈而不刻。辨而不畸。有永嘉堅論之精。無眉山翻案之失。真翼經之功臣。論世之尙友也。村檠展復。不釋吟嘆。劉鳳閣云。史傳淵浩。非探蹟索隱。致遠鉤深者。烏足辨明哉。弟於史學向未有知。周先生書成。得卒業而問津焉。是所願耳。吾兄綜貫古今。識神超朗。玄晏之任。舍此安屬。弟之不能。兄所知也。抑有一轉語。聞絃賞音。足徵雅曲。雖未能盡窺全豹。然於論輓。輅子見其痛心於治亂。大關論孔博士知其出處之不苟。論焚書明此道之必不煨燼於烈焰。有心哉。其蘊負如此。周先生非今日之人。此書亦非今日之書也。寶鏡在懸。鬼燈失餒。藏之石渠。布之寰有。固周先生意中事耳。吾舌長存。斯言不朽。何用汲汲于蒼公醒。

吟間尋佛頭之糞耶。試以狂言質之周先生。資一大噓。何如。原稿藉完去。并致執鞭之慕。月初復理秣陵之權。歲內或未得歸。則相見在梅花後矣。

與吳孟舉書

前因相訂湖上。十八日早從餘杭力疾趕至。則吾兄已於十七早行矣。悵極悵極。志書之事。非吾人之所宜爲。弟之愚自審所處。固不必言。在吾兄亦萬萬不可。義理有是非。世故有利害。兩者皆不可也。吾兄於此未免尙有意興。於義理雖明知而不親切。漸且不以爲然。故敢切直言之。至弟之關係更不小。惟仗兄與喬三護持之力。得爲弟決絕此事。乃深感也。前見喬三亦以弟言爲然。然其語云。吾輩暗中相商於弟。不知此所謂掩耳盜鈴也。若此事可做。則宜直下承當。何必如此。卽吾兄所云。家世文字須料理。亦係流俗之見。此意不明。都無是處。說至此。令我氣塞矣。不盡虔禱。

與吳孟舉書

千里遠別。乃以瘍累。不得執手河梁。殊用耿耿。兄體中初和。宜加意保攝。出門與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慎。雖藥餌勿妄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

之虞。關津開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歛謹密爲主。最要戒譏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鬪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但以詩文風雅。自重於儒林。以兄之才華。取自然之令譽。天下且將歛慕之不暇。豈假塵盆徵逐以取之哉。知兄明敏。不待弟言之及。然私心惓惓。有不能自己。惟吾兄察之。便中時寄數字。見慰燈下。草草不盡欲言。千萬珍重。方虎兄一字。附記室致之。

寄吳孟舉書

臘月奉書。附勞宅幕客。不審幾時至邸。履新動定有相。旅情和暢。足慰千里之思。尊門大小平安。可無煩縈念。弟於季冬舉第七子。正月又添一孫。食少口繁。徒多爲累。而淡旬中連遭先姊姊丈之變。暹迴烏鎮。情緒之惡。更可知矣。斐如兄傳兄歲底一信云。正月書升必得差。決計同出。最善最善。又聞積分例行。則尙須留此。此亦在兄自審機宜。難於遙斷。第書升出而兄獨留。凡事尤當加意歛約。以坐館爲上。依友次之。斷不可自借華寓。借華寓則必將供張宴會。內無人必至畜姬妾。從此鋪排。不可收拾矣。區區所祝。惟願兄謹交遊。遠聲伎。節浮費。齋精神。馬弔之戲斷勿復近。傍人勸服槐花飲子。勿

與商量而已。其中尤要慎赫奕之迹。古來文人失足。未始不因文字相知也。近日友朋在此中。大約只爭目前些小得失。不復知有平品行。蠅營狗苟。真不可令冷眼人靜處笑看。吾兄夙昔洞然。今更當高着眼。牢站脚。勿爲所移惑也。前札中云梁姓者多藏書。許借楊大年集。今錄上宋集目一紙。幸細問之。有可假者。亦快事也。所惠恭順餅。其包香綿紙。乃燕中最多之物。頗堅韌可用。望兄爲弟買千許歸。擇其精者尤妙。特以此紙寫書目呈樣。千萬勿忘。大兒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今在園中。賡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女親家。此亦兄所欲聞者。因性孚之便。瑣屑及之。性孚來欲尋一書館。有可爲地者。惟推分留神。方虎不及作字寄聲相念。春寒料峭。爲道自愛。得歸只宜早歸。餘不備。

復吳孟舉書

得十九日書。悉近狀。甚慰遠念。讀答方虎語。尤感尤喜。歎老兄知弟之深。愛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方虎二十餘年之交契。分非不篤。然終是世故中人。方且以留夢炎程文海自處。於語知已何有哉。歸時當叩首謝兄益我耳。聞比有疾惡之事。不知進止若何。

弟意終以玉不抵鵲。吾輩胸界稍寬。便不值與較。如其機既發。又不可曰。吾小懲之足矣。操刀必割。勢自如此。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必密。我以游戲處之。彼以切骨銜之。不可不慎也。便中望示其概。以慰懸切。弟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楚行必果。則弟留此以待爲廬山之游。如其不確。則七月望後束裝南矣。亦候兄教決之耳。諸所委已悉陸續寄奉兄處。宋元集及經學書目乞錄一紙來。黃俞邵欲看也。

與吳孟舉書

接札深服教益。意趣之合。未有及此者。又喜吾兄必擴充此義。以共砥有成也。第如尊教所云。艇子繫門。東西問津。便恐將來此地。又成熱鬧。則并累此莊。奈何。昨得復仲表兄之計。竟客死粵中。爲之痛悼。人生不力學。自拔便爲貧老所困。豪奢之習。未能忘飢寒之味。不能忍甘以玉骨委之塵。盪回顧生平。無一成就。如復仲兄者。真可哀也。鋤頭二事。領惠謝謝。日來稍稍翻葢修葺。力作之人。朝出暮返。爲工無幾。兄當中有蚊。懶借我一床。但取寬大。不妨粗惡。事畢卽璧。若爲價不多者。奉值銷號可也。有暇過莊中。資

茶清話。以商種種。望之望之。

與吳孟舉書

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絕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耳。此事一有進步。不第詩文道上。於吾兄德器必能脫去凡近。所造日高。非弟所能望其肩背也。抑又有奉獻之愚。兄近來於聲色太豪。竊謂顧瑛楊維禎不足效。前移居札中業已發其覆矣。兄高明豈不鑒之乎。即兄自謂精力過人。不妨游戲。不審保齋此有餘之精力爲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迂言或有當。望察擇之。惠茶又得省客之教。拜賜尤多也。謝謝。

與董方白書

違離半載。初返園扉。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北門。忽睹妖異。營構倉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齊雲。問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不應。不得不望救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崇尚異端。誣民惑世。即無知妄作。猶恃紳儒正人起而禁遏之。况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

未復。今無故發此大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時絀舉盈極爲民害二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跡而修復之。然且異端教宜汰不宜興。今忽創建非常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堪。三也。數年前海濱特立小普陀。致三吳愚氓燒香雲集。男女闐塞。千艘驟擁。穢跡彰聞。包藏叵測。當事震怒。擒其渠魁。寘之法禍。乃得解此覆轍不遠。今小齊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地系通邑咽喉。商賈薪米於是乎聚。漕輓官艦於是乎經。因河道逼狹。平時尙有剝淺阻塞之虞。將來香船駢擠。又何以堪。况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恕其貧苦。以故數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浪得殷侈之名。來筭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也。又聞此地曾有尼築菴以損傷地脉爲詞。撤之。且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又加大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脈。而殿又忽致福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將傳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胤夙有明禁。昨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然則其爲非法可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畔正道。勸禁令違父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耶。七也。蓋其說實惑於風水。不知風水之術。即使有之。亦當論地脈之去來消納。

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興殿閣。夫水行地中。屋架地上。水不畏屋高而逗遛。屋不惡水流而拒阻。此理之易辨者也。若果有益水口。則北寺之巍峨。與夾岸僧廬。已足扼其吭矣。虎嘯之鬱聳。又足攔其要矣。又安用此疊疊者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傍縣治橫瀉者皆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塞之哉。此風水之說更可不得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毀似小而關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實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曉曉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此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吾道計。爲法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然禁止。永絕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直與語水相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尠也。舟次草草。虔禱千萬。

與某書

前日別後。微窺兄意。尙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囑方白詳致。繼晤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姪極言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辨。蓋此事關係非小。不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日。耿耿憂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

必翻然不吝徙義之勇。不煩弟曉曉矣。頃晤華老。觀其意中尙戀戀不忍舍。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護短遂非調停之俗腸。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聽人言宜立六國後。卽爲刻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卽立促銷印。千古以此美高祖之光明磊落。真大豪傑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又第見其改過徙義之敏。決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後之不終哉。故此事兄既知其誤。宜卽斷然已之。萬勿作調停猶豫之見。况聞此地向有尼欲造菴。縣間曾有以傷地脈爲辭。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以小易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昨見孟舉言及此事。豈可違法以徇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旨下場。甚正大甚光明。磊落兄斷勿失此機會也。抑弟又有慮者。凡禿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慾興正熾。必不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搖惑吾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手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兄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說不得。而惑彼見諸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兄。或增捏弟不堪之語。爲離間之計。皆勢所必至。惟兄明鑒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述吾兄梗概。皆敬慕。

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德望不小。弟聞朋友之義。猶臣之事君。君過不諫。非人臣也。友過不諍。非人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去就爭之。今弟亦輒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儻此事終不可罷。則將來集雅之堂。必無某之跡矣。惟兄高明勇決。迥出流俗。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迸出矣。伏望鑒其愚戇。而採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見營構巍然。便不復能東也。瀕行草草不盡。

與某書

方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爲修好。釋讐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于左右。昔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於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蘭之變。賴兄與諸友綰合。至今又五六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

凶同患之德。既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負孟舉耳。不可謂孟舉負弟也。嗟乎弟何心哉。弟何心哉。蓋所以斷斷不合者。實弟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參禪付法。古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常關。驕奢淫欲。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斂保齋。毋踰繩墨。諸臣媚子。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筮。講習聲技。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皆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遼絕。乃欲強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轅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僞道學之可憎。敗之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鯁鯁曉曉。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蓋所爭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釋。志趣不可以修釋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切。欲弟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

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友朋之牽撻。勉強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錢若水所謂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揣摩正之眼。穿復位。譏昌言之罷。斥流涕。皆苟且依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轅耶。朋友之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道不合而退矣。又欲其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能相強。今者孟舉原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嶮黠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愜。統冀鑒諒。不宣。

與董雨舟書

浪遊半載。固多離羣之歎。而於吾兄疎遠。更有異於尋常百倍也。舊京所遇。殊無足道。止鈔得書籍數千。葉差足快意耳。然視兄閉門養高之樂。又有雲泥之別矣。歸來見里中所爲不道。不勝憂憤。喜方白志同語合。乃得暢所欲言。接手教。固知淵源之有自。又

喜老友雖久睽。而此意未嘗無水乳之契也。持正閑邪之功。實出喬梓。弟又何益之與。有承論力民明歲之計。兄之子孫猶吾家也。兄但計其合當如何。得力民成就遠。弟固祝而望之。其敢以私利礙公家大策乎。方白近來敏決亦迥乎不凡。不知兄門將來昌大當何如也。極欲晤對以盡闊棕。未識何時能過。敝齋作數日暢談。冗中率率未盡。

與董雨舟書

尊教至。適弟已入省。遂致稽遲。豚犬重累。臣恃喬梓之夙昔世雅。故敢以輕鮮唐突。若見麾却。令我慙慙無地矣。雖知己情逾骨肉。無藉虛文。然兒輩終身始事。不可不存此。淺淺之意也。伏望一笑置之。虔禱虔禱。歸君已下榻荒村。但風雪中難爲載。臣甚不安耳。新年正望杖履過從。商定山林經濟耦耕之志。於是乎有成。眞人生快事也。

呂用晦文集卷三終

呂用晦文集卷四

書

與徐方虎書

江城度歲。景物光陰。別見客中興趣。雖遊橐不甚稱意。然吟咏所得。自足豪矣。目疾困人。知清齋習靜。不日自可。弟爲荒村風鶴。不能鼓柅候陪。西望快然。老畏城市。甚於菴符。不自知失保身之術。亦足見其迂戾。而闇於事理。將來欲令家人入城。以此身委之而已。小兒驚下。愧勿能教。幸得親門牆。正賴鞭箠之力。萬勿以成人待之。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平生於交遊間情事。及雲雨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恠一援筆揮灑此意。拜賜多矣。姚江近狀亦各行其志。但依附其門者。必見攻以示親信。如演義所云投名狀者。真可怪笑也。有如別論其曲折。可以意想。吾輩亦無如之何。止當謹默自全。庶幾遠謗之道。吾兄以爲何如。承名泉珍味之惠。至謝至謝。新刻金正希稿及先外祖稿各一冊附正。晴窗引眺時。不無少助也。餘不多及。

答徐方虎書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猶恐不及。疢鬼模糊。苦不相投臥。想碧巖蒼弁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僧所得與也。有人行於途。賣錫者隨其後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綱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薤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且兄不哀其窮而加歎美焉。母乃過耶。旌德湯生不特爲弟寫樣。并管刻局中事。若此公一出。則十餘人皆須散遣矣。故不能也。有呂建侯者寫字亦相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篇。故其人自不肯寫。今特令之過從。若希兄以爲可用。則留之。否則急遣歸。弟處鑿補等事皆賴之也。小兒刻文一本呈正。幸批抹教之。

答韓希一書

年餘間別時時往來於懷。方老屢約爲弁山之遊。而弟衰病日逼。生趣索然。九原不可作者。行將就之耳。登臨之事度非所能矣。昔人所以歌爲樂。當及時也。試牘文字。弟素性所不喜。蓋時論以至庸平俗之文。則名之曰墨卷體。而以無理無法者。則名之曰考

卷體。世間惟此二種惡業流傳耳。弟之惡考卷體也。又甚於墨卷。以其尤遠於理法也。交游間有投贈者。卽以糊壁覆誦。未嘗有所留貯。故無以應命。惟質亡集有故人試牘附覽。弟處自開刻局。有二十許人。皆恃湯生一手寫樣給之。而刻局中一應收發料理。亦皆湯生主其事。若令出門一日。則二十人皆須罷遣矣。故勢有不能。呂建侯者其字與湯生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首。其人自以爲非策。故不肯寫樣。而爲琢硯鐫碑帖雕印鈕刻扁額齋聯諸事。時下無出其右者。今特令走謁。試鑒定何如。明文備從未繙動。承令表弟索取。謹以原本納還。幸致之。舍姪於杭。遇關姓者。雜貨店人也。而好名。自言有明文數千。肯相借。未及浹月。卽促索。至加訶責。急還之。乃已。於此悟文之宜買不宜借也。先兄遺文之賜。如獲拱璧。感謝感謝。蒼水先生已得其全稿。若月函固無可著者。若其人已古。可入質亡集耳。小兒新刻一本小草三帙呈正。尊公前幸致候。伏枕率率不備。

與張午祁書

尊恙餌藥來有進無退。自是賤技庸劣。不能測中病機耳。更酌改備擇。善自頤養。博採

名術以復天和。此遠懷所禱也。古老志節之士。雖時喜禪悅。然非其安身立命處。若付之闔毘。是以西裔待之。使不得正其終。恐有所不忍。其慘毒又甚於暴露矣。弟計山中葬埋爲費有限。且禍福無主。隨地可藏。幸致山眉兄圖其合於義理者爲之。勿以苟且辱志士。若資有不給。吾輩朋友之誼。各有不得辭。羣力衆舉。似亦易易也。草率附復。諸容。晤。悉。不。一。

與何商隱書

違教幾兩載。不免有悵悵之歎。先生歷境雖困。而其道益光。正足以見識養之邃。人之無良。曾無與於先生者也。若弟滿前刺觸。動足成誓。事皆由己。不關他人。其取困又與先生不同。不審先生何以終教之乎。春夏營搆山菴數間。雖未盡落成。而泉生室中。峰當牖外。澄潭可釣。峭壁可登。松徑竹林。可以避客。亦復欣然忘老。第苦空谷無音。寂歷誰語。安得晨夕高賢。奉几杖以開蒙翳哉。倘先生不棄荒昧。秋間挈艇奉迎。試憑眺其間。可居可遊。惟先生指趣所適。得遂追隨之志。固不勝大願也。志維所患。當以溫補收功。自是正論。第其中次第宜先滋補。而參議溫。或可以不溫而愈。若必至溫。則又進一

步說也。至其婚事。竊以爲禮節易而居處難。此須先生與渝老幾臣熟計長便。弟無從籌畫。僅可從諸公後。少効涓埃之力耳。志維東來。率復不盡。

復苗采山劉素冶書

兩兄奇才駿志。崛起西陲。又與家姊文游。熟聞維閩之旨。前歲遠辱惠書。示以佳製。開緘循讀。光燄四射。吳越善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天下將治。氣自北而南。今南風日靡。而北有兩兄卓然自拔於方隅。非將治之賴乎。充兩兄之力。詎止陵轍時賢。以之入古作者之室。固優爲之。然弟之屬望於兩兄者。抑又不在此也。譬之賈焉。視市集之闕乏者而爭致之。獲利十倍。然猶庸賈也。今之善其文以取華望者。是也。若擇市集之所賤棄者。獨居焉。視爲奇貨。其售無期。而利不可量。賈斯良矣。今天下所羣棄而不取者。何物乎。此奇貨也。兩兄亦有意耶。弟老且病矣。爲俗氣所苦。薙髮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不足與聞斯道。惟兩兄勉之而已。家刻二冊小兒妄作二帙。附呈記室。用博一粲。便郵附候。不盡所云。

與朱望子書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客已行。竟不得致。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進詣。可喜可慰。第尙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平實四字。大都好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摺生發。今特寄與程墨一册。金正希黃陶菴稿各一册。吾兒竿木集一本。其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爲吾甥對證之藥。當細玩之。家中尙有歸大僕唐荆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文字。甥宜慢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故。則徒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爲甥計。急力闢生徑。使心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瘻增劇。連年咯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埃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爲僧。結茅埭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搦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之文槩不能批看。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苗兄劉兄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矣。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數言從懇之。晤間爲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餬口之心爲醫。更必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語。惟善自愛。以副遠念。五舅字與朱大甥。

與朱望子書

男子志在四方。爲行其道也。若泊漂則何志之有。然一身猶可以自解。奈何以白髮之親。流離塞上。倘有意外。不得遂首邱之仁。是誰之責歟。甚至以故婦爲辭。則三妃不從蒼梧。豈大舜反戀皇英之墓耶。若以新恩得所。樂而忘歸。甯陷其親於荒徼。此尤與於不仁不孝之大者。甥又何以自立於兩間也。情切故詞直。惟甥勉之。十月九日舅字與大甥。

與董方白書

久不與賢者相對。繫念無時。形之夢寐。得近札知以館穀北留。較之奔馳。此爲良矣。若得閉戶讀書。做些着實工夫。爲益更不小。只恐此中應酬世故。又從而牧之耳。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宦之危。自不如處館之安。宦資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資之久而穩也。惟幕館則必不可爲。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爲幕師。卽與本根斷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其名甚噪。而所獲良厚。然日趨於閃鑠。變詐之途。自以爲豪傑作用。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汗極下。一總壞盡。驕詔並行。機械雜出。眞小人之歸。而今法之所稱光棍也。究之所取。亦東坍西漲。有虛聲無實際。歲月之間。消落如故。落得個終

身狼藉耳。其家人見錢財來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害。故不可爲也。來札云長安富人肯爲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尙隔一針在。而言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若他人代爲捐納。則雖亦有所

不可。使其人卽不望報。我何義以處之。如其不能不望報也。則此官豈可爲乎。辭受取予。立身之根本。足下不安於輸錢。而反安於他人之捐納。此吾所謂差却一針也。滾滾馬頭塵中。自然無人物在裏。亦不足較量。但足下自能高着眼孔。站得脚住。則所望於賢者不輕耳。僕迂病日甚。卽邑里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真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時將屏棄一切。汲汲了此。此僧家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處商量。向日張佩璉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近年德業日新。以爲賴有此人。而七月間。又以疾暴亡。看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顧形梵梵。有口掛壁。真無生人之樂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數書又安能以一手一足成之也。言之可悲。可痛。令弟文字甚長進。志趣亦漸入高明。弟苦無定疊工夫。打成片段耳。嘉善柯寓匏到燕。曾相會否。此兄質性極美。有意於正業。爲文亦

高雅無俗韻。華胄中絕少者。只是門第習氣重。世故深。擺脫不得。亦是無可奈何。然素心奇賞。此意時時不泯。得間卽與商論。想互有益也。選文行世。非僕本懷。緣年來多費。賴此粗給。遂不能遽已。其中議論去取。未免招人憎忌。目下刻成墨評一部。中多直抹批駁。恐外間不無謠詠。或別生是非。故尙游移未出。不知當復如何。幸爲我察之。得早見裁示。恃爲行止也。冗次率率不備。俟後再寄。

壬辰科張君名永祺者。余極喜其文細。實有本領。聞其宦在燕中。幸爲我一訪之。得其全稿爲妙。其墨卷鄉會俱不曾見。欲讀尤切。目下程墨完卽料理知言集起矣。凡明文不論房行社稿。皆爲我留神訪之。又湯若望有天文實用一書。幸爲多方購求一部。感甚。某又言。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正月入埭。買得青山潭石壁一帶。溪山幽峭。樂而忘返。留連者兩月。昨始歸家。見手札。知近詣加進。不爲聲塵所動。甚慰甚慰。且有寓匏相講習。喜可知也。墨評之不宜。寓匏別時見規。正與足下言合。感愛我之深。鄙意竟度闕不出矣。臨竒來述時論。有招致詩。

文之事。頗有齒及者。聞之不勝震悸。區區本末。足下所知也。昔人所云不值半文者。豈敢昧忘耶。初與寓匏論文字。曾及舊絕句一首。正爲此耳。此係某平生關目。惟足下急與寓匏審察消弭之策。知我只二公。所恃爲保護餘生者不小也。激切激切。餘悉載臣札中。心緒惶擾。諸不盡。

答柯寓匏曹彞士書

使歸後甫畢塵事。而小孫患痘殊劇。旬日來未免憂懸。忽忽無緒。昨晡始有生意。得力疾展讀。坐此遲爽。耿耿何如。兩兄文各負奇偉。寓匏天才駿逸。迴絕塵姿。多於蘊藉中。挺瀟灑不羈之致。彞士風骨雄勁。所向空闊。一瞬千里。不可捉搦。不謂於文字頽澌時。覩此異材。又能閉戶相砥礪。不屑稍近流俗。只此雅懷。已足千仞。乃冲襟虛挹。問不擇人。村子環顧其中。則皆君之所餘也。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乍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彞士文有云。孤行無偶而不懼。舉世菲薄而不慙。此見道之言也。兄試自舉勘。果不負斯語乎。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爲風氣所

拘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庸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衢。聞時尙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辨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噪罵。取以覆瓿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蘇氏烏臺案。朱門僞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盡出矣。兩兄於此。得毋猶有所疑乎。前在金陵。有時貴相識者。欲某定其房稿。曾有絕句云。自古相知心最難。頭皮斷送肯重還。故人今有程文海。莫便催歸謝疊山。此心言也。兩兄深知此意。至燕市絕不齒及。若有問者。第云衰病。事事頹廢。更無足道者。則知我愛我之至也。

寄柯寓匏書

相晤輒遽別。恨無旬月之留。從容商論。今復有此壯遊。一摩青雲。便與枌榆睽隔。卽行

止亦不得自由。正不知相見何時也。僕杜門掃迹。心知最稀。自辱交以來。每嘆兄冲襟擊性。曠才嗜古。近世所不多見。甚思合并共事。所欲期於相成者頗鉅。惜雲泥勢阻。更不勝悵惘乎。所教孫言之戒。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敢不書之。几牖以自警。僕自計生平。未嘗開堂說法。亦未嘗與人往復爭辨。比來謝病不對客。對客亦不敢談及此事。惟是時文批評中。酒酣耳熱。未免放言。兄所聞其由此乎。抑別有爲乎。幸明示之以便省改也。十二科墨選中多直抹。以此遲疑未出。今承教自當度置。亦幸知之早也。燕市見惡者不少。望時爲察之。有聞卽密示爲囑。大兒金陵初歸。課義尙不廢。名山業未曾見。拜惠謝謝。四方交游間。幸不忘蒐討之囑。至禱至禱。凍石因祝兼山未到。故不曾動筆。此必須兼山奏刀。方不失筆意。俟其來卽與合作。奉至宅上。但不知宅上須授何人。燕中寓在何所。俱望示知。便於寄札也。武功錄前本先附璧。提綱尙欲一閱。他日馳納。閩茶毫筆伴緘。爲舟中消暑。一笑。率復不盡。

寄柯寓匏書

久不得書信。正切懸念。接手教甚慰。降辱餘年。不欲掛齒。親友皆却之。尊惠遠頒。不獲

返納破例登受。愧謝愧謝。某病甚矣。血脉謦亂。神志改常。每一觸發。卽忿戾肆突。亦自知其不祥。然不能自制。此不治症也。紅塵瀆洞。警震林莽。憂惶悸慄。病益增劇。自念麋鹿之性。久與世不相入。固知死安於生。修不如短。所依違沾戀者。惟耿耿舊聞。孤危無寄。思收羅散軼考。正其是非。編就數書。質之後世子。雲庶幾無負此生而已。而看此火色。造物似不相容。前有字寄方白。囑致足下。冀知己保護之。得了前件耳。然天下事每出意料之外。或非人力所及。此卽命也。豈可逃乎。來札云。歲前有所聞。不知何事。彞士云。恐知之不能相忘。此猶是相知未深語。凡謗必有所由來。定非無根者。或我實有過而陷於不知。或彼言雖浮其實。而自處原有未盡。卽竟屬空中樓閣。而我之所以致彼憎者。亦必有其端。正好藉以自察。若聞言生悲。但咎人誤。不責己過。此俗情之所同。稍知爲己者。決不如此。文穆不欲知姓名。乃大臣含容之量。非儒者克治之義也。然某尙疑文穆此語。亦是黃老之學。并不是古大臣含容眞量。如其言。倘一知姓名。卽終身不忘。其胸中亦隘甚矣。天下安得如許不見不聞者。以全大臣度量耶。此等見識。橫於胸臆。名爲黃老。實不免於鄉原流俗之歸。陰私伎刻。潛隱竊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吾輩

講究。正要打破此箇病根。庶幾有進脚處耳。足下天性粹美。志趣超然。雖處風塵。知不爲習俗所移。弟患於是。非眞妄界頭。或未能一劍兩截。討個決斷分明。則未免頭出頭沒。久之亦恐把握不住耳。率意妄揣。不知賢者以爲何如。得便幸勿吝往復。正好商量也。茲因敝親魏方公兄之便。匆匆附此。見方白幸即示之。有信與彝士均質以此意。未必無所攻錯也。手顫不能細字。囑兒子繕白。不盡。某頓首。

與柯寓匏書

把別忽已經年。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瑤至集。去除不能。遂於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直一笑也。帶水暌隔。令祖母之變絕不相聞。有失奉慰。歉然歉然。足下天性粹美。氣宇渾厚。自是遠器。弟向來習染深錮。不易解脫。未免擔閣耳。今乃於讀禮靜處。奮然發學道之志。可敬可喜。所謂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於身心實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眞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

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達也。明史提綱從未卒業。不詳其書得失。向見范洧川拳龍子集及所論歷法奏疏。知是讀書博辨之人。疑其書必有異。故留此欲待稍暇。今承索取。附使奉還。他時有遺力及史事。尙冀借看也。學菴通辨取歸。復爲他友借去。近聞平湖顧蒼巖已刻板印行。則購求亦甚易耳。又荷珍惠。深愧何以當此。感謝。使者遽旋。草草未盡。俟晤言不一。

與吳玉章書

山中遽歸。惟慮後期爽訂。抵舍不見信息。知非吉徵。不謂果罹大故。思惟至性崩摧。何以堪此。又聞有傷體之事。不禁爽然。伏念數年相與。且謬有師弟之稱。自恨平時不能指陳正道。推明禮意。足下聰明果毅。必奮然以聖賢之孝道爲歸。不至毀性滅義。不以

禮事其親如此。此非足下之過。而某之罪也。夫復何言。夫人子於親。苟可以致心竭力於踵頂。豈有愛焉。然古來稱至孝者。帝王中無如虞舜。賢士中無如曾輿矣。乃一則父置之死而不死。一則慎保手足而無敢傷。思此一聖一賢。於父母病革時。豈於身有所惜。於心有所未盡。於此事有所不能。以遺後人以突過哉。亦以止於孝之道有所不可矣。禮於居喪瘠毀。尙比不慈不孝。故衰麻有期。哭踊有節。若任心行之。以不孝爲孝。亦復何所不至。近世不明禮義。刲股斷臂之事。紛紛多有。正人君子亦嘗深論其非。而流俗溺惑。錮不可解。然猶多出於無知之氓。正賴讀聖賢書如玉章者。有以救正之耳。奈何不務法虞舜曾輿之事親。而下效愚夫愚婦之所爲。豈愚夫愚婦之爲。反有加於虞曾者耶。今玉章此舉。震動顛蒙。流俗無知。轉相傳誦。惑世誣民。爲害非細。四方有道之士。必指某而斥之曰。夫夫也。固嘗與之遊矣。其爲邪說然耶。其告之不忠耶。某亦誠無所辭。獨負疚無分毫之益於足下。侈然以師道自居。真愧悔難安耳。成事不說。今復何言。惟足下勉自愛。率慰不具。

與吳玉章書

與足下交數年矣。足下固執謙節。初不得辭。然嘗自疑以爲其趨不一。終不能有益於足下。必成兩悔。時杌杌不自安。今乃漸覺其果信也。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面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爲。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卽爲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爲。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卽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謬。故不得不一直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漸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旣曰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爲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以爲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爲文。非藝也。論語之所爲藝。注曰。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

禮樂之本。射御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注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粗細之可分也。益明矣。況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爲佳文。不則相與辯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余何以藝之一字抹殺之哉。足下謂諸子皆游藝。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功。誠有所未逮。然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愛其筆力夭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抑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烏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卽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辭之於早。先期來矣。及會而渝。可謂誠乎。晨訂而午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謂敬。衆友羣集。卽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倏忽逃會。可謂無禮。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

者寡矣。不勝人卽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微譏他人。務以求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岸而不顧。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末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材。果毅之質。流俗希有。嘗與某私相歎。以爲追琢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概不爲己虛受。一擊不中。輒思幡然颺棄。壹何自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旣不能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抑會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舞賢豪者不少。足下旣見某說之非。卽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證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語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繫千里之

足哉。人之從師爲道耳。豈爲世情。某雖不敏。必不敢以此相責。若必以昔日一拜爲嫌。卽以此書當某納還前拜之狀可也。

與吳玉章書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強欲置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譏游藝耳。然旣云不譏游藝。不敢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文。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曰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議之非之乎。且吾所責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澁。吾責足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欲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諺所謂白強者也。夫足下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卽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語言書札動止。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窗下拈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

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卽已。何必強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不可不明爾。若既可拈題抒寫。則窗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爲樂。未有閉戶私搆。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卽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譏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爲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角是非精粗耳。卽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辭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則將仁不可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惟足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而莫之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日處窗下拈寫。而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在未可

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足下之強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嘵嘵徒辨其未嘗非師譏友。而初不辭其非之譏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助足下者而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閣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嘆爲此腐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早聞德。則某罪豈可道哉。因大始歸。便附此數言。并足下前書批去。惟足下察之。

與陳大始書

玉章前會不作文逸去。以不欲游藝立說。甚可怪。察其意大約褊隘不虛心。欲速不求益。而姑以云云自文耳。然已是心術有病。若認真以爲游藝不當爲。則病在學術悖謬。更不可藥矣。不得已作一字與之。足下取看以爲何如。初八日僕村莊自值會。足下先

日須至。玉章來否。聽之勿強也。吾所辨在此理。此心是非耳。非有私憾。正不必謬爲謝過之舉也。

與董載臣書

屢欲草數字。以行人促迫而止。然未嘗不念及足下也。僕在此只得書集多種爲快。所遇人物。大約世情中汨沒多少。好才質。最上不過志在記誦辭章而已。都會雜沓。誠然無人。誠足壞人。張先生所慮同流合汙。身名俱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學者自問何如。正要此間試驗得過。鴨子使繩縛。止爲庸人說法也。濟不得事。吾不解抱不哭孩兒。甯遭簡點。此意無從告訴。但歎息知人之難耳。不審足下又何以益我也。漢園之變。令人悲悼。其人雖粗。然下梢展拓得開。不入鬼窟活計。惜哉。今不可復得矣。足下學醫。張先生亦甚憂。然僕知尊公深。此未可以口舌爭。且學道而先違親意。亦無此理學。奈何。奈何。兒輩失所依託。令我茫然失措。又不審足下能爲我轉計否。匆次草草。

答祝兼山書

初謂相聚正久。故未罄鄙私。不意事違其願。接手札殊惘然也。然受徒講習。自是儒者

正業。且舅弟叔姪相叙一堂。真人倫樂事。正不必以離羣爲恨耳。况論說之餘。研閱方書。原可並行不悖。第過承謙抑。自顧所得淺陋。無以裨益高深。輒自慙也。張叔承六要一書。本末兼該。條理不紊。不可不看。其中病機治法二要。尤爲精詳可守。若齋中未備此書。不妨遣人來取。寒食左右鼓峰先生必至。此時望過舍數日。定有聞見之益。醫雖小道。非於理學明於世機淺。不能精也。有便信時寄聞問。以慰遠懷。候晤不久。不多及。

與馬錢侯書

立夫之病。止是闇於義理。而鄙於利欲。吾固嘗言之。不深責其欺也。然朋友之道。所重在信。苟其爽信。是卽欺也。乃曰其迹似欺。若其心本無他者。譬之跌宕於倡樓。而謂信足至此。實無邪心。人其諒之乎。且立夫之爽信。在返關之時。已屬無解。其後益甚耳。大麻之館。本非大始所求。亦非吾爲立夫計也。立夫自因失血。急欲瞻我來謀近地之館。吾以語大始。大始甚喜而定關。然吾固知立夫闇鄙。未必無中變。猶未之致也。立夫入省。又屢遣信來問館事成否。何如。然後信而與之。未幾乃忽來返關。則治病之慮寬。而計較利便之私起矣。今觀其字。謂冬間至省。如久歷波濤。一朝登岸。不勝愉快。可知其

始終本無意於此地師友之樂也。前之求館爲病亟不得已耳。病之既愈。館於何有。然而給師矣。負友矣。當此之時。已難免於欺之一字矣。況又有後案乎。即明年在家之說。亦立夫自譽不安而計出此。吾未嘗督之也。然而許我矣。而又倍之。爽德再矣。又何必托名在家。實有其心。而後謂之欺也。季冬廿一日之後。正月初十日之前。曾不遺尺一謀之師友。而卽安於杭。是立夫之所欲也。又何云不欺哉。然而其欺也。實生於鄙。而其鄙也。實由於闇。闇日鄙則固有已欺而不自知其欺者矣。則雖謂之非欺亦可矣。吾前在杭。不意其在彼。突如相見。不甌棖觸。自念相與八年。曾無分毫之益於立夫。而使其顛倒至此。又在家之說。吾已徧告人。人今實無以謝友朋。更無以對大始。吾之踟躕更甚於立夫。故但有黯然無緒而已。非震怒也。大始能無毫髮之憾。吾甚服之。況立夫於我。從無愆尤。又何責罪之有。從此求明義利而克改之。在立夫已事耳。五月之來。且姑緩之。待吾慚之漸忘也。便中卽以此意告之。

與仰問渡書

昨載臣來致足下傳示沈孟澤督過之言。不覺聞之驚歎。雖夢寐之中。亦不料及此。已

矣。可勿復言。然恐足下諸友有未悉者。故聊白其概。僕與孟澤向會同社。交本不深。故孟澤原未嘗知僕。僕亦不敢自居爲孟澤之知己也。卽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稗圭。及鼓峰至。呂遂棄其學而學焉。鼓峰旣歿。孟澤乃不憚下問。僕雖無知人。不敢不盡其誠。數年以來。孟澤之道日行。然皆其才能自足以收之。僕自問曾無涓埃之益於孟澤。故亦未嘗敢竊以爲己功也。况僕自村居避迹。惟恐問醫者之至。堅辭曲遯。至於發憤。此自性所不能。志所不欲。亦非外飾以爲高。凡有問者。必舉孟澤以對。此足下之所知也。然則今日之云云。又何爲乎。我知之矣。孟澤譽望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也。思目前所不達時務。而仍爲直言者。計惟僕一人。所謂甯逢惡賓。無逢故人耳。然僕自計之。終不能復事孟澤矣。僕之平生。惟有一直。謂僕借私以訾毀。雖他人不相與者。未嘗爲之。况孟澤乎。若欲僕曲徇標榜。昧其是非之理。唯阿諛是從。亦素所不能也。昔金碧安有云。用晦待我甚厚。感之不忘。然其不堪處。必將甘心焉。僕之所遇。大約如此。亦其黷闇所自取。不敢以是怨他人也。古之假道學有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望其必合也。若孟澤更語及幸舉以復之。手瘡初愈。未

能握筆。口授兒子奉白。某頓首。

國粹叢書

呂用晦文集

卷四

十四

國學保存會

呂用晦文集卷四終

呂用晦文集卷五

序 論文

周易口義後序

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不甚滿者。趙子欽寓書朱子。謂說語孟極詳。說易則太略。朱子曰。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則障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耶。由是窺朱子之意。則本義一書。爲先儒說理太多。終翻窠臼。未盡其所不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頒教。易遵本義。經生行文。嫌本義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閒入程傳。然猶未離乎先賢之說也。至講章叢出。則又拉雜諸家。穿鑿附會之說。而加之以俗陋之己意。學者喜其依傍。而可以餽釘也。則益蔓衍而不知所返。如近日坊本。其說尤鄙劣。而時之以易名家者。無不宗以爲傳。上非是不以取。下非是不以應。名奉典制。實則離考亭而畔本義者也。蓋朱子之意。主於簡。而今則惟恐其說之少。朱子以易爲包含活括。而今則一以硬裝死著。朱子之大旨在象占。而今則以象占爲駢疣。此其所以離且畔也。惟程子亦云。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解。今則

并無三百八十四用矣。此不特畔本義。并畔程傳也。吾師五宜先生玩索於此者三十餘年。深窟躡根。與二三子朝夕論說。手抄舌騰。雖時講細曲。亦爬羅補苴。以收其一得久之成口義一書。遠依雲峰之通釋。近涵虛齋之蒙引。次崖之存疑。同爲本義之臣翼。淵明所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者也。某從游最久。近復與先生之從子鉦有子女之屬。同梓是書。以發蒙斯世。因請刊落羣言。獨存本解。以傳考亭之精意。先生曰。吾救時世之妄耳。非詮本義也。本義則朱子且以爲多。而吾更爲之增其籠燭乎。且今之說易。非以求易。求行易之文耳。文雖多而易欲簡。其勢逆而難從。吾故就其說而導焉。朱子自謂於諸家之說。只就語脉畧牽過此意。惟吾口義亦於時說牽過而已。若夫朱子之所不甚滿者。而吾能滿之乎。爾其爲我序之。某竊懼闇鈍。不足以敷張師意。因次述所聞以識于後。庶幾離畔者知所返焉。門人呂某謹序。

西法歷志序

洪武初。大將軍徐達等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輦至京師。藏書府嘗召儒臣進講。以資至治。聞有西域書數百冊。文殊字異。無能解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

上御奉天門。諭史臣李紳吳伯宗曰。天道幽微。垂象示人。人君體行之成治功。古帝王仰觀俯察。以修人事。育萬物。文籍以興。彛倫攸叙。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所未備。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閱。庶幾觀象可以省躬修德。思患預防。順天意。立民命焉。遂召欽天監靈臺郎海達兒阿荅兀丁。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咸。至於廷。出所藏天文陰陽歷象書。命次弟譯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毋藻繪。毋忽越。明年二月書成。凡歷法經緯表度三卷。載在掌故。然以翻譯未廣。且不詳其論說。以故一時詞臣歷師。無能參用以入大統者。夫載籍所傳。天地陰陽變化之故。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人事爲吉凶。與物理爲消長。義弘衍矣。然至理精微。充塞宇宙。固未嘗以華夷間也。中葉星歷諸臣。以舊法未合天行。求改正。萬曆中。遂有修歷譯書分曹治事之議。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不能自異於前。西法又未可爲我用。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之故。已懷宗究知其然。命禮臣督改之。勅廣集衆長。兼收西法。凡譯書一百四十卷。皆西法也。時中外多故。未及會通。以頒布。懈字以繼。述高皇帝遺意。而京師變陷。

矣。豈遠裔絕學。其得行于九夏。亦遇合有時。不可測歟。不然。以聖哲之主。前後譯撰。而卒不得用。何成之難也。一代鉅典。未能備衆美。成大法。遐方藝術之奇。又不克見。正於聖作。儒臣守理而不知數。歷家執成法而不知變化消息之道。天經乖舛。彝倫攸叙。豈非天哉。

文雅社約序

文雅社約者。歸德沈文端公之所作也。其約始於家門。及乎里黨。大趣多返樸崇儉。斟酌近俗存古之意。嘗考是書之作。歸德方爲秩宗。以數年遂執政。當得志可爲。何不釐舉制度。修明文章。移易海內之風俗。而還之古。而顧踽踽涼涼。獨與二三鄉友相率。爲會如雒陽九老故事。以爲盛舉。何其卑也。意其時。鷓聲北。飛樹私竊柄。歸德雖與之同列。豈鬱鬱枳。柎不能獨有所建。豎是以爲政六年。而遂老歟。然則爲是書者。將毋志有所未逮。其亦有不愜於中者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趨而下也。今去歸德。又七十餘載矣。視歸德所歎。息更有甚焉者。夫陳俎而作聖基。祭野而淪陷。禮之得失。關乎運數。其幾豈不在微乎。歸德慮

之早矣。使是書而行於吾鄉。則俗盡變。而吾鄉獨不變也。行於吾家。則吾鄉盡變。而吾家獨不變也。竊以爲歸德相業之餘烈。於斯而見矣。會讀書者亦論其世焉可也。許子開雍雅。志好禮。鯁然憂流俗之頹敗而不知底也。亟刻是書。而問序於余。其裨益於世道人心非尠也。故樂而爲之序。

古處齋集序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爲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莪也。枝榦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醜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澤之以水露。治之以器械。厚之以垢壤。蒔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焉。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者厚也。剪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今爲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

從矣。夫人之知識。必有所緣而生。而手筆隨之。生久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於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掇科目。獵榮譽。爲仕途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諛客日進。輦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哆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卽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閒。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

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累於斯。乃見耳。吾師陳湘殷先生性情真古。淡與世接。無畦町。兄柳津弟有上紫綺。各負才致。遂居湫廡。真率如一人。每置酒輒見召。亦時枉敝廬。呼酒命醉。出手指爭勝負爲歡笑。或竟醉臥齋榻不返者累日。當酒酣解衣脫幘。狂論迅發。座客皆愕眙相顧。先生獨不怪也。曰是真可與語。因出古處齋集稿一卷曰。試爲我訂定之。退而卒業。則天然爛熳。不假粉飾。而鏤肝琢腎。窅窅離離。無所不有。然又不可摘謂某首似某。某句調似某也。乃大驚曰。是豈舉業家所得者。先生笑曰。吾爲舉業。亦未嘗解套人一字。此真不拂其性。生趣爛然者矣。因自信病坐舉業舉業無罪之說。於是平益堅。然君且不以爲足。誦讀徹昏曉。響達行路。雖凝寒溽暑不間也。所手抄古今書等身者三四。不知其志願何昔。嘗問黃太冲浙以西人稱多慧。而學者每出南岸何也。太冲曰。浙西之材。未十歲許便能操觚。文與年進。至三十許而止。自是以後。則與年俱退。亦如進。故日就銷落。吾地人差樸。然三十後正讀書始耳。時竊震其言。今先生挺不世之才。無俗學本領之累。著作益上。而且益厚。其義如此。所云根茂者實。遂膏沃者光。曄將爲玉樹琪枝。丹葩瑤章。非人

間恒有。又安可以常理測識哉。若某蒲柳之質。向未嘗有所進取。今又不自力學。行年三十有四矣。與年俱退。日就稍落。誠如所言。殆不自知其稅駕也。雖天性具在。而生趣委瘁。行蹈先聖不秀不實之歎。讀古處齋詩文。三復太冲斯語。能不瞿然悔懼歟。

櫟園焚餘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歡甚。雪客泣然出其翁櫟園詩文曰。先子於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畀之束炬。此其流傳於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余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歎曰。子知而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薄。其少作者有臨歿始悔不及爲。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者。有惑于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留。敗闕者甚。則有侮叛聖賢。誑諄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

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窳外。屬屬焉。以古之作者爲歸。然則櫟園之所以
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閑之上駟。羣龍
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委土附。揖元禮於舟中。醉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
所屆也。忽焉。天地震盪。劫灰晝飛。猿鶴蟲沙。蒼黃類化。浪平痛定。一時同學。靡有存者。
宇內屈指。櫟園歸然其一也。雪樓草廬。豈異人任。迺大下方乞膏馥于櫟園。櫟園且取
而煨燼之。何歟。免園糞洩。重自珍戀。猶什襲。繅藉况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於中
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力極盛。視天下事無
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紵終殮。
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塗岐。出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實落。回顧壯心。汔無一展。有
不如腐儒村牖之俯仰自得者。吐之難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輿聲放之乎。無生彼方
思早焚其身之爲快。而況於詩文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從焚者。志也。其不
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
已。南陽村白衣人序。

尋暢樓詩稿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着語驚人。讀者每目矚而心蕩。如觀閣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導劍佩。驂駕之飾。震懾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願。爲非其類也。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崖異。繼而騰遶絢爛。數變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今孟舉方當卓犖崖異。與騰遶絢爛之間。固宜其驚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桓譚侯芭不足以知揚雄。而待韓愈知之。李翱皇甫湜不足以知韓愈。而待歐陽修知之。若李白杜甫之詩。則又近白甫時之韓愈知之。宋人因而師承焉。今人又未之知也。然則唯作者而後能知作者。自古爲然。而作者之出也。或駢肩而生。或數百年一。二千年而生。吾同時無其人。則必待之數百年一。二千年而後生焉。足以竭吾之長而攻吾之短。此真吾之所難畏而托命者也。目前紛紛。廣座長塵。拈黑追白。如土蠓野馬。其不足與於斯也明矣。而今人舐筆蘸墨。方以此曹之喜憎爲是非。所謂未有長卿一句。賓王一字。而罵阮籍爲老兵。宋玉爲罪人。殊可劇嘆也。歸有光目王世貞爲

妄庸巨子。世貞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有光曰。未有妄庸不庸者。歸之文至今可傳。以其意中能無此巨子也。今天下之巨子。其出世貞下。又不知幾何。使吾之所爲爲其所稱嘆。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噉詈矣。又爲其所疑詫。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抉擿矣。爲其所屏棄。不復置目。然後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笑視目逆耳。今孟舉雖不爲所喜。而猶爲所驚怪。其于作者尙未知何如也。然孟舉進方銳。將數變而不可捉搦。以底於成。則其驚怪益甚。其爲屏棄不復置目。終所必至。顧在孟舉能卒不以此曹介意否耳。陸務觀曰。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余愛誦此句。輒自咎平生言距陽明而熟于用處。不事檢束。正坐陽明無忌憚之病。爲訝恨僞盛唐而未離聲律。兩騎夾帶。猶爲所牽挽。思欲坐進古人。所待于後甚遠。不汲汲有求于今世者。必知其甚難。然不敢不與孟舉同厲之也。

秋畦族兄六十壽序

辛丑三月。予過虞山紅荳村莊。蒙叟先生時八十辰。在重九之後。請以數言壽先生。先生曰。子休矣。壽余者無過以吾家彭祖爲徵。子知吾祖以雉羹饗帝啟。封彭城。而不知

其遭厲幽之禍。流離西戎。百有餘年。若此之播越也。且鴻水滔天。憂墊溺焉。十日並出。憂燒灼焉。九嬰封豨。窳窳構杙之徒。憂跋扈抵突焉。雖其受壽永多。然八百年內。享升平。歌暇豫。軒眉皤腹。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此漆園後生。睥睨冥靈。笑我祖之以久特聞者。而子謂我願之乎。予謝曰。誠如先生言。此非上壽時。願先生力自愛。以副宇內望。歸不數日。而得姚江族兄秋崖書。麗以乞言小引。蓋秋崖兄今年甲子。周辰亦在重九後。東國名鉅。無不構詩文爲祝者。而吾兄意未當也。又走書數百里。命細子。豈頌禱揚美之辭。猶有所未備歟。繇虞山之說推之。壽錢氏者之必以彭城。亦猶壽吾家者之必以蒲州也。蒲州當武宗之時。兩舉進士不第。潦倒驢背間。已得度世術。七刀圭。餌丹藥。鍊精葆神。至于今不化。隱見湘潭岳汴淮吳越之墟。言長生家必以爲宗。然吾數其後。未四十年。遘金統之難。區宇糜爛。又五十餘年。而陰山微種開門。揖盜燕雲以南。無復人理。數不半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宋德長東罷于耶律。西躡于拓跋。完顏蒙古相繼。甘人磨牙吮血。腥膻過百年。是蒲州所閱。歷固有倍蓰於彭城之八百。有盡八百。有盡而蒲州之長生無窮。則變亂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推。

測。抑。又。烈。矣。湘。潭。岳。鄂。汴。淮。吳。越。之。墟。耳。斷。雞。犬。日。斷。爨。烟。蒲。州。時。一。過。之。狐。狸。叫。嗥。
鱗。鼠。去。跡。城。郭。如。故。寂。無。人。聲。依。回。四。顧。獨。自。愁。苦。其。爲。漆。園。之。所。笑。者。又。不。啻。垂。天。
之。於。枋。榆。也。是。雖。伯。陽。奉。書。子。喬。進。藥。與。蒲。州。同。不。朽。吾。兄。豈。爲。之。哉。然。則。吾。兄。之。所。
欲。言。可。知。已。夙。負。奇。氣。博。聞。強。識。于。典。籍。無。所。不。窺。而。不。得。一。讀。東。觀。藏。書。依。泊。塵。沙。
所。畜。泄。益。奇。其。所。遇。合。益。落。既。當。天。地。反。覆。思。有。所。樹。立。而。不。可。得。今。日。老。矣。猶。日。手。
一。編。孜孜。矻。矻。與。古。人。較。量。得。失。日。斜。曙。景。忽。忽。有。所。不。樂。則。浮。大白。以。驅。之。醉。醒。而。
吟。吟。倦。復。醉。所。作。詩。古。文。辭。又。累。墜。及。牛。腰。矣。此。其。意。豈。屑。與。今。日。浮。華。之。子。假。聲。律。
擴。詞。句。以。文。其。俗。陋。者。鬪。薜。華。木。槿。之。觀。哉。誠。欲。使。天。下。知。今。日。江。南。尙。有。行。年。六十。
而。志。不。衰。學。益。進。爲。呂。秋。湄。其。人。哉。吾。道。不。墜。凡。爲。男。子。當。如。是。矣。又。何。必。假。綏。山。之。
桃。乞。安。期。之。棗。爲。吾。兄。祝。也。耶。是。則。吾。兄。之。乞。言。與。蒙。叟。謝。客。小。牋。情。同。而。致。異。也。細。
子。敢。不。亟。稱。之。爲。壽。

東臯遺選序

吾友陸雲若既沒四年。其家于故篋得其評選歷科程墨稿一卷。授呂子補緝成集。嗣

子少未悉始末也。爲序而歸之曰。此不足以成雯若名。然其心志嗜欲之所存。不可沒也。自萬歷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爲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己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徵會。四方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孫爽子度。王皞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浩如乃以雯若來會。予之交雯若始此。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囹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爲表裏。雯若于是與同社。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始之社也。以氣節。以文字。以門第世講。互爲標榜。然猶修名檢畏清議。案驗自白。故社多而不分。及是則士習益浮薄傾險。一社之中。旋自搏軋。鏃頭相當。曲直無所坐。於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髮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嫻戚。不復相顧。塗遇宴會。引避不揖拜者。咸起於爭牛耳。奪選席。販夫牧豬。皆結伴刊文。清書爭道而不避。社與選至是一變而大亂。予叔姪遂支石蔽葉。一聽雯若諸友之所爲。雯若爲人警敏。而才能高。氣銳。喜任事而樂多友。

故人人牽挽以爲私已。雯若固汎應焉而道益廣也。雖狙選詭合亦欣然忘宿物而嘒就之。然新故遠近之間終不能徧愜。則羣忌恚以爲異已。排詆益急。雯若意不堪出而求之。兩海虎林間。當是時吳中選事漸闌。而浙風方競。張耳陳餘同得名者也。外論優耳而劣餘。耳竟佩印收麾下。而餘漁獵澤中甚怨之。思一得當以報耳。遇雯若則大喜。結驩無不至。雯若感其意亦以身許之。倚蕩衝冒耳不勝怒。一蹄而蹶。吳會之士莫不奉約束。無肯讀耳之書者。雯若之名大震。於是耳之黨援。嚙指劓骨。致死於雯若。而向之曾壁垓下者。又嫉其聲之赫也。而還攻之。雯若舉足。左右咎責隨至。刀瘖箭癢。穿穴膺脅。轉鬪不休以死。而耳餘之怨反解矣。雯若晚益厭苦。乃北抵燕。南泝襄海。思一豁其溼塞磊塊之氣。歸而架精舍於東臯。積書其中。意豈止此者。其止此命也。歐陽永叔悲蘇子美之被繫。意不在子美。予獨悲天下之擊雯若者。意專在雯若也。今者社事禁絕已久。狻吽抵觸之徒。皆席豐資盜。虛譽遨遊。富途彌縫。嚙昔獨雯若。至今被譏訶。吹索爲人。謝過釋罪之具。尤可歎也。雖然。以一布衣壇坫東南者十餘年。短箋四出。清流奔走。畫船珠襖。川注雲浮。龍山虎邱。西湖東塢。苕溪浯水之間。市傭婦女。猶能指其讎。

集之處。述其與從管絃供飲館帳之盛。自復澄以來。未之有也。及其瓠落江湖。望鎖廳一第。以塞黨人志。亦卑甚可哀。乃天故靳之。讀其書者。黃口小兒。俯拾臚仕而雲。若竟以藍衫殮矣。謗焰雖息。光芒何懸。篝火雨窗。楓青路黑。颯然歎息之聲。其魂魄猶依此書也。金沙婁東雲間。當其盛。東臯獨當其衰。天豈以一霎若結社事之案乎。何摧之甚也。嗚呼。其可悲也夫。同里呂某序。

今集附舊序

今日之文字。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躡取爲事。躁進躡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薙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磨墨幾丸。退筆幾簞。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尙濕。

調弄之無抄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爲雞鶩鳧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竇尙書。吠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輒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鋤錘。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闔。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輒楔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

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鈞聲利戈身家之腹而已。程子曰。灑埽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儂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己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尙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鋟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污極鄙。鄭重而受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勿傳矣。然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躓塲屋間。不能自

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餽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約二千餘人。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鈞聲利弋身家之腹。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予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躁進躡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

庚子程墨序

乙未之冬。燕坐玄覽。棲羣居。由然無所用其心。因與雯若同事房選。於吳門市傭一室。如農車大。鍵閉其中。匝月而竣事。蓋其爲日也暇。而致力也專。雖未必當於古人。而世亦滿志矣。嗣而坊客驟以試牘程墨進。則賈人驚利。視外間許可者而役之。例爾也。時又無事事。樂爲其所驅。且迫之以程期。限之以額。兩人從事若不給。因分理之。故五科程墨則予之論居多焉。酉戌以來。類皆分閱而互參。凡有事一選。輒屏棄他業。汲汲顧景。以徇賈人之志。然雯若性勤。而予習於懶。予迂拘犖确。而雯若博通無碍。予手目遲拙。自辰達酉。詮次不過五六首。而雯若盡日之力。時至一二十許。才之敏鈍。其相去懸絕。固不可強也。夫以予才之鈍。知識之迂拘。性之懶如此。而從事於逼迫程限之役。其爲煩苦。殆不啻癩疥之於肌膚。而瘡癥之於腸腑。去之惟恐不速矣。而顧累累焉。數見其成書。若甚樂此而不知疲者。蓋中無恒業。則日見無事。見無事則益由然無所用其心。心無所用。則其苦有甚于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然受之而不辭也。今年家仲兄以予之馳騫而漸失先人之志也。錮予於棧華閣中。命授二猶子業。戒出入。謝賓客。閣之

陽又爲構講室數椽。予挈二幼子與二三友人之子哦於其間。口爲唱。手爲讀。心爲解。嚮晨而起。夜分而止。經傳雜進。背誦選前。講說異科。文字殊類。目偶不眛而嬉戲。作耳。偶不聰而紕譌者衆。思慮偶不及而疑義難析。諸弊藁起。刻晷程功。猶懼不暇。昔程子以文字爲翫物。喪志曩未篤。信斯語。今予句讀耳。遂不能旁及乎他。亦心有所用而事不能兼理。固如是也。况乎學聖人之道者哉。然予之短於才而蔽於識也。則亦可見矣。而客又以庚子墨卷至。謝之語未移時。顧謬悞者三起。客亦咨嗟而去。已而雯若示書曰。選已成。獨其序非足下手。撰不可。則雯若愛友之切。復分其美以與我。君子長者仁厚之道也。顧予豈敢襲取不疑。以重掩良友之德意哉。爲叙其實如此。若夫是科之文。則雯若之予奪論次具在。予尙俟受而卒業焉。未卒業不敢妄有所稱述古也。亦懼無當也。

五科程墨序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

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用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予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於汚池。觀雲氣于赤鹵。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算。猶故物也。而天下且以爲荒忽怪異莫奇且幻于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也。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文無不可定。况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於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歷以至啓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燠。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卽吾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

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歷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淳者變而爲清。譎者變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于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進之。使孔魯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次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寶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煙波。謂開關以至億算。凡爲煙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

戊戌房書序

今天下有壞人心亂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彊國。而奸民竊盜不與焉。天下有損事

業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國。而冗兵濫員不與焉。則庸腐之儒是已。先王設庠序以養儒也。非以其庸腐而養之也。督以學臣。訓以師長。禮義以閑之。廉恥以風之。非聖人之書不敢觀。非濂洛之理不敢從。故其謹小慎微。謂之庸。方萬闕步。謂之腐。而今所謂庸腐者不然。吏之庭肩相摩。衽相聯者。儒也。胥之門頂相望。踵相接者。儒也。行安得庸。心安得腐。及其分章句。握三寸。智盡能索。困若囚縛。則爲庸腐而已矣。先王非以其庸腐而養之也。而其流不得不至於庸腐。則豈立法之未盡善歟。漢元光五年。徵天下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所謂當世之務。卽今之對策。所謂先聖之術。卽今試士之經義耳。當時詩分四氏。易有三家。治一經必精。且嚴如是。然易有韓氏二篇。嬰所撰述。蘭陵孟氏世禮春秋。亦以陰陽災變名家。而虎觀諸儒集五經互參同異。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同而皆通。不學六經。不足通一經。古人治經若斯之難也。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何書。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黠者割首裂尾。私立門類。沿襲抄撮。俄而拾取青紫。高車大馬。夸耀閭里。嗚呼。苟如是。是亦可矣。幾何而不相勸以盡趨於庸腐哉。蓋以爲起祖龍於今日。搜天下八

股之文而幾燒之。則秦皇且爲孔氏之功臣。誠千古一大快事也。然以爲科目之弊。專由入股。則又不然。宋神宗熙寧二年。議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蘇軾曰。自文章言之。論策爲有用。詩賦爲無用。自政治言之。則詩賦策論經義俱爲無用。旨哉斯言。後卒用王安石議。論者以爲科目之壞自此始。夫取士之以入股。數百年於茲矣。理學碩士出其中。將相名臣出其中。而盡歸科目之弊於入股可乎。夫科目之弊。由其安於庸腐。而僥倖苟且之心生。文氣日漓。人才日替。陳陳相因。無所救正。宋濂求賢論曰。以愚選智。譬如以石式玉。求玉如石。玉無似者。求智如愚。萬無一獲。故愚以爲欲興科目。必重革庸腐之習。而後可。計庸腐之儒。邑可得數百人。累之則郡可得數千人。又累之則海內可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者。今日損十萬焉。何害。明日又損十萬焉。何害。誠飭釐學宮。士必通經博古。明理學爲尙。卽不能遽通經。遽博古。遽明理學。而取其庸腐者。汰其三分之一焉。令甲甚嚴。士風一變。然後及其大比。先試其詞臣。必通經必博古。必明理學者。命之典試。其所選士。必通經必博古。必明理學者也。而餘亦用有司歲校士例等次之。其庸腐者。復汰其十之一焉。如是則庸腐者無所側足。而士皆務通經務

博古務明理學。行之數科。士風大變。故夫主持文運於上。以清賢路。求真才。此科目之所以興也。今不澄其培植之原。使人安於庸腐。而僥倖苟且之心生。則其弊無所不爲。雖嚴刑峻法以釐治之。而人才亦未必可得矣。且此數十萬庸腐之儒者。其耳目無所開。其心思無所用。游談妄議。武斷鄉曲。以爲蠹。如此而人心不壞。教化不亂。事業不損。衣食不耗。而無害於國家者。未之前聞。愚生長草莽。不知忌避。竊冀富世之名公鉅卿。留心時務者。當輸車之採焉。昔賈誼以經生陳時事。大臣絳灌等畏害之。論者惜其才。以爲誼誠少年。安有立談之間。而痛哭流涕於人主之前者也。竊以爲不然。誼之所言。如削分藩制邊塞。皆深中機密。非經生所宜言。故犯時之忌耳。苟職所宜言而言之。言之而激切。雖痛哭流涕何害。今有爲經生所宜言者。不得不激切言之。言之而不得其所。故於是科房書而識之於首。以富吾之痛哭流涕者也。

選大題序

一春爲風雨所敗。筆床硯匣皆黴潤不可近。書帙狼籍几案間。堆積如亂雲。胸徑溼鬱。任其縱橫弗理也。有客排戶。攜新真人書及諸名家選本若干卷。屬與髮若共詮次之。

時方悶久。思一暢所蓄。卽取筆爲塗竄數藝。客竊睨視焉。則多世所欣賞者也。輒大驚。徐請問曰。商之鼎周之彝。識者咨嗟歎絕。許直百萬。實不與一錢。吾見凡三年矣。吾吳人鼓鑄。朝墜而夕就。以淬藥法。罨之成五色。斑駁陸離。爲若水若土若血若汞若漆。若灰之所侵裹。則如墨如銀如綠沉如翡翠如丹砂如蠟如瓜皮蕉葉安石榴如火衲包漿渾脫雲雷蟠螭。欸識凸凹。無不精好。千年之色。成于頃刻。其所爲人故目擊之。而日售千百枚。故曰三年不鬻真。一日賣千僞。願先生其謝商周而法吳鑄也。余閣筆而應曰。夷光鄭旦。耕者見而忘犁鋤。覩無鹽宿瘤。則未有不却走者。惟妍醜無異形。故好惡無倒置也。而客曰不妻。妻必夷光鄭旦。天下鰥欲死。故天下之愛夷光鄭旦。與愛無鹽宿瘤等。千載以來。知己皆不再得。而村艷市妝。髣髴相競。則無不顛狂而願妃焉者何也。淫行多而真好色者寡。故雖有夷光鄭旦。與無鹽宿瘤。皆雜容于髣髴之中。而莫之辨也。且余估也。估不善計美惡。而雅計多寡。今一城邑間。凡讀書者百。則買書讀者三分百之一。貧不能具直者富不妄費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亦三分百之一。其一則竟無須書矣。凡買書者百。其讀中下書者半強。中下且不能讀者半弱。讀最上

書者百之一二耳。然一二中。又且有貧不能具直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更傲岸不屑污一顧者。幾無須書矣。而吾估紛然。食繁指夥。無不待舉火于讀書者。三之一。奈何。舍九十餘人之所欲得。而求售于未必售之一二也。余曰。是未易爲若道也。人必不爲習俗所移。而後可以移習俗。淇上之歌。華周之哭。匹夫婦也。而足以變一國哀樂之節。其情深而法善耶。情雖深。不能使金鐵木石爲感泣。法雖善。不能使蠖飛喙息詰礫鉤轉者。變音而諧調焉。無他所本無也。若夫哀而哭。樂而歌。此人心之所自有也。哭焉而悲。歌焉而肉好。亦人心之所自有也。自有之而不自得。忽有人焉。舉吾心所有者。而發于聲。聲成文。變成方。令聞者歔歔。霑巾不能仰視。或皆決及髮。或目矐舌屈。而無聲息。或激越飛揚。而盪魂魄。搖心神。動血氣。余一不知夫歌哭之至于是也。于是乎凡爲哭焉。思悲。凡爲歌焉。思肉好。不期于霸。而歌者皆霸。不期于梁之妻。而哭者皆梁之妻矣。若是者。匹夫匹婦不能變一國也。其變一國。卽一國之自爲變也。况乎理義者。心之所同然。而文采節奏。又理義之所自出。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人性之無不善。而有爲者。皆至道也。又何有於傳註之顯。句字之末。而不足翼程朱。駕韓歐哉。第使天下

曉然于中正之途。而詖淫邪遁之不敢作。胥天下讀最上之書。子方棄僞而求真。汰惡而取美之不暇。而又何慮夫百中之一二也耶。客起謝曰。如先生利乃益多。又不獨在估也。

東臯遺選前集論文一則

洪永之文。質朴簡重。氣象闊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蔑以加矣。嘉靖當極盛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歷乎。丁丑以前。猶厲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蕪。癸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已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湖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排翻。凌駕攻劫。意見龐逞。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啟壬戌。咸以此得元魁。展轉爛惡。勢無復之。于是甲乙之間。繼以僞子僞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

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名構甚多。此猶未備也。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艷。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東臯遺選今集論文三則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於選手。通闈卽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予奪。兼數命者也。聚遠近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削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予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手之甜俗。更甚於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燄。昔之選手能轉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吳次尾譏萬歷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尙有何書。前此作者尙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尙。止復如此。己丑壬辰。一返蔓縟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適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甜俗。其所見之理。所宗之法。不能出萬歷乙未之圓俗機鋒。况能闡嘉隆以上之籬落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互見。

未嘗無矯傑之作。而外間盛行偏取下流。不知佳文幾何。盡爲俗眼所埋沒。是編亦就其中滂漉耳。尙恨翻圓俗機鋒窠臼未盡也。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二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以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爲何物。而欲練飾辭彩。不得不出於俗談諠語。臭穢不堪。有人悟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爲秘妙。螂蛆甘帶。鴟鼠嗜糞。良不虛也。嘗取次尾之義於家塾戒之。其詞句字法多不及載。今畧舉活套陋調於此。如云。如此腔板。不能盡舉。可以類推。使乳腥小兒弄筆如此。定以爲凡胎下梢。必無出息。老老大大。髭長面皺。猶作此等見識。豈不愧恥。而選者密圈濃贊。以爲沙法。又從而傳益之。其惑誤後起不小也。有是非羞惡之心者。試思吾言。知必有斷然不爲者矣。

程墨觀略論文三則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貴簡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也。提比之籠翻而勿急也。小

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餒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趨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數節之剪裁有要也。半段半句之當縮咽得氣也。過脉疊句之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兩截對扇之各有定義也。立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復疊也。此宜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蓋今之選家亦今之蒙師之弟子也。則豈非蒙師罪哉。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剋。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雇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狗監以求進。既得之則耍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人人皆可爲師也。師既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懵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詬。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哆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手也。選生師。師生

選。文體遂極敝而不可返。文體猶小者也。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苟日奔競之習深。而人心俗於風。是乎大壞。彼蒙師選手。不過爲一身一家衣食計耳。曾不意禍弊之至此極也。今縱不能驟還於古。願臯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畏齋之廿年日程。趙攷古之學范。成法具在。可做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謠唱。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娘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喙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怵他人之我先。述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後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卽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猶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觥瓦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

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脩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悞。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義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羣情之所欲。流起而決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說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佔戶。唾取其簡便。穢惡旣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依之爲法。以本註爲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勿泥。卽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

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誥。或庶乎其可也。

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工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於腔調。句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於腔調。句句字。乃所以襯簾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句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於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卽解有未當。局有未真。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以選限。并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爲學人指示思辨之法。爲增益識見之助。誠虛衷細心以講究之。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外此中而具。然聽人自取。無一定之論矣。

呂用晦先生文集卷五終

光緒戊申九月初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印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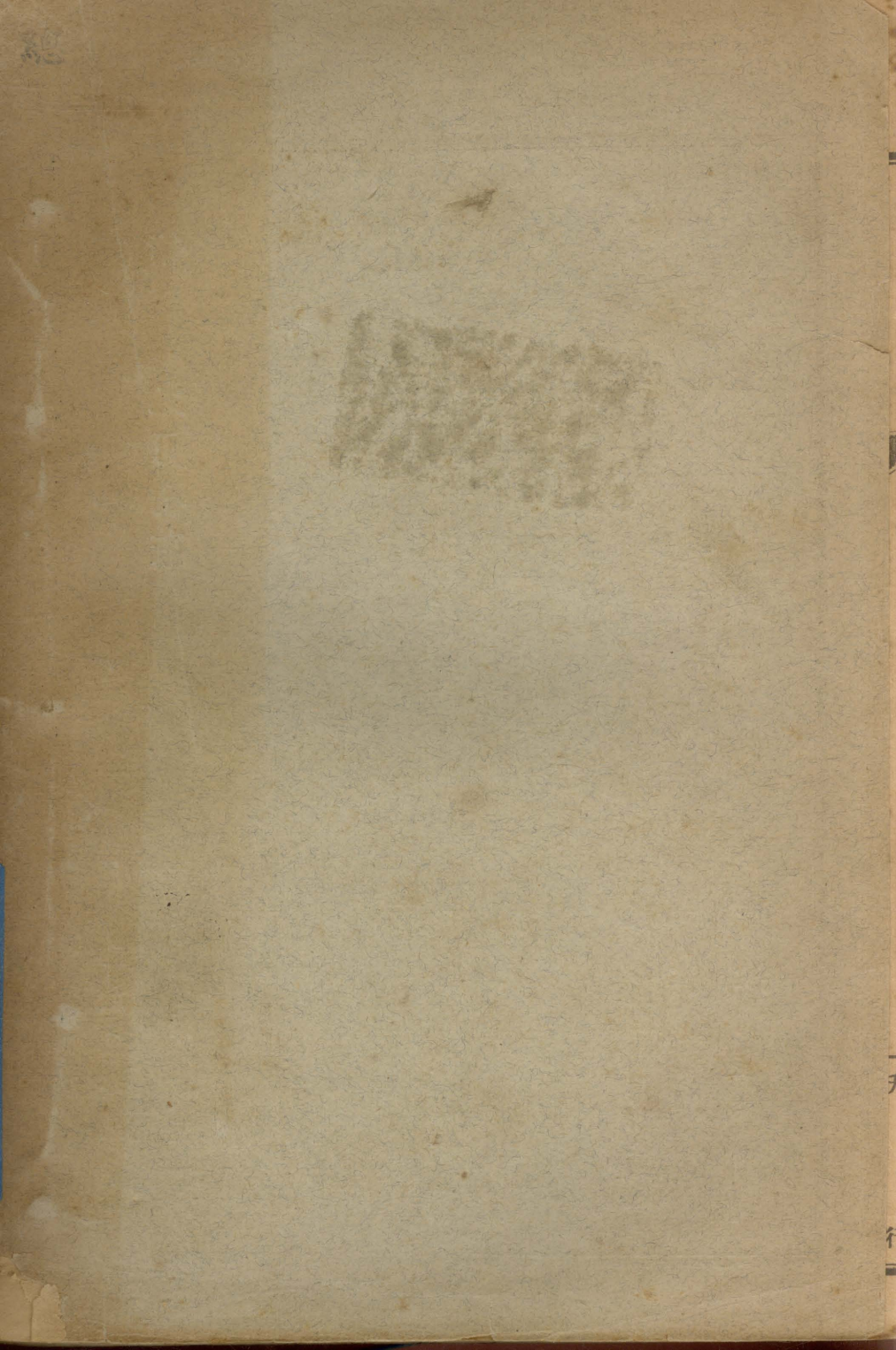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呂用晦文集全二冊

定價洋一元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國粹學報館
國粹叢編社



升

行